

## 依賴中的互賴關係： 歐盟與維謝格拉德集團的整合

張家銘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趙育杰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 摘 要

本文從結構性依賴的歷史角度，回顧前歐盟 15 國東擴及維謝格拉德集團「重返歐洲」迄今的結果。秉持著國際關係的折衷主義觀點與方法，首先從觀念、權力與制度三個概念，分析前歐盟 15 國東擴近 20 年的過程與結果；接著，梳理維謝格拉德集團自 2004 年加入歐盟以來的行動模式，以及其中衍生的整合問題。透過上述的探究，發現雙方的整合不但凸顯傳統的結構性關係，同時難免存在觀念上認同的問題。相對而言，維謝格拉德集團回歸歐洲的過程，雖然仍存在對前歐盟 15 國的不平等結構，但彼此之間也呈現一種既依賴又互賴的分工，亦即依賴中的互賴關係。依此，本文對於歐盟的國際運作及其整合問題，提供了更清晰的觀點與認識。

**關鍵詞：**歐盟東擴、重返歐洲、前歐盟 15 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國際關係折衷主義

## 壹、前言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哈薩克和印尼時，曾提出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政策，並在2016年成立「亞洲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後，至今對於歐亞雙方沿途國家(包括「一帶」中的東南亞、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諸多影響。<sup>1</sup>由此政策所衍生的各種現象深受學界的重視，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受此影響，學者們在研究中東歐國家時，容易將焦點放在這些國家與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上，議題也幾乎圍繞著一帶一路、中東歐國家，或這兩者與歐盟三方之間的相互關係，<sup>2</sup>卻相對忽略歐盟

- 
1. 關於2013-2018年這六年間的「一帶一路」研究，請見薛健吾，〈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1卷第2期，2020年4月，頁1-53；關於「一帶一路」對東南亞、南亞國家的影響，請見薛健吾，〈「一帶一路」的挑戰：國際合作理論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實際運作經驗〉，《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3期，2019年3月，頁63-87；而關於中東歐國家、歐盟與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請見蘇卓馨，〈歐盟規範性權力與中國關係性權力在中東歐國家的實踐〉，《政治科學論叢》，第81期，2019年9月，頁69-104。
  2. 與這部分論述相似的研究，請見劉德海，〈不確定時代的歐洲聯盟與中國經貿關係：以德國為例〉，《WTO研究》，第33期，2020年9月，頁1-38；李明，〈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全球政治評論》，第68期，2019年10月，頁31-50；卓忠宏，〈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57期，2017年1月，頁1-5。至於近年來立陶宛的「友台」行動，與中國對此反應的一系列政治行動，請見邱昭憲，〈近期立陶宛與中國大陸關係變化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9期，2021年9月，頁8-13；劉國興，〈立陶宛在臺美「中」三角關係中之角色〉，《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2期，2022年2月，頁125-134。

與中東歐國家自 2004 年整合至今的發展狀況。<sup>3</sup>

試問，在尚且不清楚自 2004 年至今，歐盟與中東歐國家的「整合—被整合」、「回歸—被回歸」的關係及原因時，如何能夠獲得歐盟東擴及其整合的完整意義？又如何能夠進一步得知較為完整的歐、亞、美或中之間的相互影響？

面對上述當今學界研究的有所不足之處，本文重新界定分析的對象或單位，並提出更進一步的研究問題，意圖有所補充。首先，考量到歐盟及中東歐國家的內部差異性，擇取內部具有較為高度同質性與自我認同的地域性國際組織——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下文以 V4 集團指稱），作為研究中東歐國家「重返歐洲」的一個系統單元；<sup>4</sup>同時，以 2004 年尚未進行第一次東擴行動前的 15 個歐盟

---

3. 關於最近一次中東歐與歐盟之間政治經濟面向比較之研究，請見楊三億，〈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11 期，2005 年 7 月，頁 79-110；距今較近並以歐盟為出發點來研究「歐盟東擴」行動的文獻，請見 Rachel A. Epstein & Wade Jacoby, “Eastern Enlargement Ten Years On: Transcending the East-West Divid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2, No. 1, November 2013, pp. 1-16。而最近以中東歐國家為出發點來研究「重返歐洲」、「歐洲化」的文獻，請見 Michał Matlak, Frank Schlimmelfennig, & Tomasz P. Woźniakowski, “Europeanization Revisited: An Introduction,” in Michał Matlak, Frank Schlimmelfennig, & Tomasz P. Woźniakowski, eds., *Europeanization Revisit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uropean Union* (Brüssel: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8), pp. 6-18。

4. 「維謝格拉德集團」是指 1991 年由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共組的中東歐國家聯盟，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3 年分離獨立，由原先三國變成四國結盟。雖然 V4 集團不能代表全中東歐，且自身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內部異質性。然而，作為一個正式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它們擁有著較高的同質性與自我認同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擠了其他想加入、認同該集團的東歐國家，比如烏克蘭。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請見孔田平，〈維謝格拉德集團的地位與中歐的未來〉，《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

成員國（下文以 EU-15 簡稱）作為研究歐盟組織東擴的主體。<sup>5</sup> 聚焦研究的主題和問題，下文論述將著重兩個系統單位的互動和整合，惟必要時也會注意其各自內部的差異存在。<sup>6</sup> 再者，探討 V4 集團與 EU-15 雙方近 20 年來東擴 / 回歸的主題時，本文特別關注一組攸關歐洲「世界經濟」(world-economy) 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問題：藉由觀察整合的行動，EU-15 與 V4 集團原先存在的結構性關係是否持續發揮作用？而透過歐盟制度的整合，這一作用將會在哪些方面被凸顯、深化？在哪些方面被削減、弱化？<sup>7</sup>

據此，本文透過對 V4 集團和 EU-15 兩個不同系統間互動的探討，嘗試分析雙方的行動模式與架構，以釐清歐盟內部擴大與整合的狀況，俾有助於理解近來愈加複雜的國際情勢發展。

---

京），第 4 期，2015 年 4 月，頁 74-96。因為這些特點，以 V4 集團作為分析單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本文聚焦。

5. 同樣地，EU-15 雖存在著內部異質性，然作為一個大型的區域性國際正式組織，本文仍著重其系統的整體性，以利於對歐盟整合之分析。

6. 在這裡，作者已注意並了解前歐盟 15 國與 V4（或 CEE）國家的內部差異性，只是基於研究策略上的考量，有必要將其作為分析的系統單位，以利於對於歐盟的整合進行探究。

7. 此處所述原先存在之結構性關係，指的是西歐強權作為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核心地區；而在其整合的歷程中，中東歐地區則處於半邊陲（甚至邊陲）之地位。兩者形成一種不平等的分工與交換關係。請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301-344;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pp. 21-70。而在歐盟的整合過程中，這種歷史的不平等分工關係是否依然存在並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這是一個長期以來攸關歐洲或歐盟整合之關鍵問題，雖然此問題常為現有研究所忽略，卻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 貳、文獻回顧、理論與方法

### 一、歐盟東擴 (EU Eastward Enlargement)

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的東擴，主要指的是其於 2004 年至 2007 年期間，分別將中東歐 10 國以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納入的行動。此處所謂的「納入」行動，正是前文提及的「整合」與「回歸」概念，亦即 EU-15 整合中東歐各國，讓其回歸歐洲。而關於東擴行動背後的動機，現有文獻主要指向兩個方面：歐洲認同 (European identity) 論述正當性的建構，與政治經濟利益的獲取。

首先，透過對歐洲煤鋼共同體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及當時 (1950-1958 年) 歐洲國際關係局勢的研究，鍾志明指出此一歐盟前身的組織是由法國的少數政治菁英所帶領組成，其一開始提出的超國家主權之歐洲認同概念並非空穴來風，主要建立在經濟與安全因素的考量之上。<sup>8</sup> 因此，自《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 生效，一脈相承而來的歐盟，其性質與價值理念自然也非一般的區域型聯盟、經濟聯盟可比擬。<sup>9</sup>

除了歐洲認同作為驅動 EU-15 東擴行動的動機之外，更多既有的研究指向東擴所能帶給成員國的政治經濟利益。<sup>10</sup> 楊三億整理東擴

---

8. 關於影響整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舒曼計畫 (Schuman Plan)，以及當時法國對於其在國際局勢中權力日漸衰退之論述，請見鍾志明，〈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經濟與安全的權衡〉，《政治科學叢論》，第 46 期，2010 年 12 月，頁 7-9。

9. 關於《馬斯垂克條約》所確立的三大原則：確立輔助性原則、提升人權保障以及建立歐洲聯盟公民權之論述，請見周德旺，〈馬斯垂克條約基本原則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8 期，1995 年 8 月，頁 58。

10. 關於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與社會學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之間的衝突，及希默芬尼 (Frank Schimmelfennig) 提出的修辭行動

行動對於 EU-15 會帶來的經濟和政治上之得失。首先，經濟上可以增加 8,000 萬人口的市場，並且能夠降低生產與交易成本，增加歐盟產品對外的競爭力；在政治上，德、法兩個 EU-15 的中堅國家，分別為自身的東方威脅考量，以及擺脫美國控制、鞏固「歐洲認同」，拉攏中東歐國家，而推行東擴。對它們而言，多一些政治同為民主體制，且經濟上也相對穩定的鄰居，除可讓國防更有保障之外，邊境也能更為安全，特別是面對高失業率所造成的難民、跨國犯罪等社會問題時，有利於雙方的溝通，以強化歐洲統合的正當性，提升歐洲認同。<sup>11</sup>

至於東擴所需付出的可能成本，楊文亦有所指明：增加新成員國象徵著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基金來幫助其發展、建設，並且勞動力的遷移也可能衝擊本身的就業市場；而政治上，加入新的會員並不見得能夠讓整個組織更為團結，反而可能會增加更多的機構、人事與運作成本。再說中東歐國家的外交立場更為親美，也許會阻礙歐盟的決議結果。從另一方面說，有礙歐洲認同論述的正當性。<sup>12</sup>

即使如此，仍有研究認為歐盟東擴是一筆「利大於弊」的生意。<sup>13</sup> 歐盟為了預防過多負面成本的產生，在 1993 年 6 月宣布「哥本

---

(Rhetorical Action) 來解釋最後歐盟選擇東擴之原因論述，請見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Winter 2001, pp. 47-80。

11. 關於 EU-15 預期從東擴行動中獲得哪些利益之分析，請見楊三億，〈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頁 97-98。

12. 關於 EU-15 在東擴過程中預期的成本支出之分析，請見楊三億，〈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頁 97-98。

13. 關於當時樂觀看待 EU-15 東擴，並認為舊成員國從中得利更多的相關研究，請見 Jan Zielonka, "Europe Moves Eastward: Challenges of EU Enlarge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1, January 2004,

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作為其他國家申請加入的門檻，包括經濟、政治及法律的標準。在經濟上，申請國必須能夠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並且可以適應歐盟市場的壓力；政治上，則須有穩定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尊重人權、維護少數民族利益等規範；而在法律上，則要履行成員國之義務和執行共同體現有的法律制度等。<sup>14</sup>

由此可見，在歐盟東擴的背後，存在各種政治經濟上的協調、考量，也須有種種的制度規範。因此，東擴絕非是「理想大於現實」的行動，透過上述的回顧，它似乎更符合藍玉春所說「菁英主導的交易式認同」：不論是舊的還是新的成員國，在面對歐洲認同時，往往是先關心這一認同背後所帶來的好處，而非無條件對此一論述給予支持。<sup>15</sup>

根據上述的文獻回顧，本文彙整早期相關研究對 EU-15 東擴各個層面的評估分析，請見表 1。

表 1 歐盟東擴的評估

歐盟東擴動機	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歐洲認同」的拓展。
東擴預計達到的主要目標	政治上： 1. 促使中東歐國家民主化、經濟發展，以增加其國防、邊境的安全。 2. 「歐洲認同」成功的輸出。

pp. 22-35; Herbert Brücker & Philipp J.H. Schröder, "Doorkeepers and Gatecrashers: EU Enlargement and Negoti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6, No. 1, May 2004, pp. 3-23。

14.關於「哥本哈根標準」的詳細論述及歐盟東擴的有效性基礎，請見吳志成、蔣方兵，〈合法性視角下的歐盟東擴〉，《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天津），第 1 期，2008 年 5 月，頁 21-31。

15.關於此一概念，請見藍玉春，〈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2009 年 1 月，頁 91-92、105-106。

	經濟上： 1. 消費市場的大幅增加。 2. 生產、交易的成本降低，增加獲利。 3. 歐盟的產品對外更具競爭力。
東擴可能的損失	政治上： 1. 增加歐盟的機構、運作與人事成本。 2. 中東歐國家可能更傾向認同美國立場，降低歐盟的凝聚力。
	經濟上： 1. 付出更多的人力、基金，協助中東歐國家發展、建設。 2. 中東歐國家的勞動力外移舊成員國，衝擊其就業市場。
預防損失的機制	以「哥本哈根標準」作為入盟門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 二、重返歐洲、歐洲化

早期學界除了從 EU-15 的角度探討東擴行動之外，亦有不少從 V4 集團為出發點，進行「重返歐洲」(Return to Europe) 與歐洲化 (Europeanization) 行動的研究。<sup>16</sup>

<sup>16</sup>在更為深入的討論中，「歐盟東擴」、「重返歐洲」以及「歐洲化」這三者之間看似指涉同一件事，實則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其中「重返歐洲」及「歐洲化」的意涵較為接近，皆是站在中東歐國家的立場，看待加入歐盟此一行動。若從 EU-15 的角度，所謂的「重返歐洲」、「歐洲化」則可視為中東歐國家的「被整合」、「被回歸」，包括本文的 V4 集團。關於秉持「歐洲化」說法的各派學者之論述，請見盧倩儀，〈菁英—公民的「歐洲化」斷層〉，《問題與研究》，第 50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35-73；而「歐盟東擴」與「重返歐洲」修辭之間的主動整合、積極入盟關係差異及其影響，請見鄭得興，〈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與歐洲認同〉，石川晃弘、張家銘主編，《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臺北：書林，2010 年），頁 115-143。另外，「歐洲化」也可被視為是歐盟「政策」（廣義的政策意涵，包括信念、規範、規則、機構、風格等）傳播 (diffusion) 的過程，關於這部分請見 Michał Matlak, Frank



透過文獻整理，大致可以將中東歐國家「重返歐洲」的動機，分為基於「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考量兩部分。這樣分類是爲了顧及當時的歐洲國際政治環境，尤其國防安全面向的重要程度。易文彬、戴攸崢曾分析中東歐各國在冷戰結束後，應該「靠哪邊最有利」。根據歷史的傳統安全需求，以及經濟政治等面向的非傳統安全需求，加入歐盟是這些剛從蘇聯掌控底下解放出來的中東歐國家之首選：<sup>17</sup>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來說，雖然中東歐部分國家於1999年加入，期望能夠滿足傳統國防安全上的需求，但卻無濟於解決國內政治、經濟改革上的問題，且也容易因爲北約爲明確的軍事組織，觸犯到可能重新崛起的俄羅斯；<sup>18</sup>另一方面，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基於對前蘇聯的畏懼，向東重新與俄羅斯結合是不太可能的；至於向西與深度投資自身的德國結盟，卻因後者顧忌二戰的歷史因素而意願不高。<sup>19</sup>除了對於自身安

---

Schlimmelfennig, & Tomasz P. Woźniakowski, "Europeanization Revisited: An Introduction," pp. 6-18。

17. 關於這部分的分析，請見易文彬、戴攸崢，〈論中東歐加入歐盟的安全動因〉，《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南昌），第40卷第3期，2009年5月，頁17-22；相關的論述也請見楊三億，〈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3期，2004年6月，頁52-54。

18. 關於這一論述，請見易文彬、戴攸崢，〈論中東歐加入歐盟的安全動因〉，頁17-22；而關於中東歐各國加入北約動機，請見甘逸驊，〈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4期，2003年7月，頁1-5。

19. 關於中東歐國家人民普遍對於俄羅斯的恐懼感之民意調查，請見Christian Haerpfer, Cezary Milosinski, & Claire Wallace, "Old an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Results of an 11 Nation Stud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6, September 1999, pp. 989-1012。而關於德國戰後的保守心態，請見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

全、利益的考量之外，楊三億也曾針對中東歐國家的國家定位進行分析，認為包含 V4 集團的中東歐國家屬於「中小型國家」，歷史上往往非親歐即親俄，因此對於「重返歐洲」的行動其實也不算陌生。<sup>20</sup> 總結來看，「重返歐洲」這一加入歐盟的行動，在學界的討論中主要是建立在利益的考量之上。那麼，V4 集團爲了要加入歐盟，曾在哪些方面進行過努力呢？

V4 集團爲了要「重返歐洲」，在各個方面都盡量以「哥本哈根標準」來改造自身。在國內的憲政體制、環境政策等制度上，都可見中東歐各國努力改革的痕跡。<sup>21</sup> 但是在預期上，究竟「重返歐洲」這一行動會有哪些利益上的得失？

根據楊三億的統整，以中東歐這些新成員國來說，經濟上能夠得到歐盟補助以提升基礎建設與生活水準，並且能夠取得資金與技術，以其優勢在歐盟單一市場內競爭；在政治上無疑能夠增加國家安全係數，以及凝聚民主政治發展共識。但在支出的成本上，中東歐國家將面臨高昂的歐盟會費等支出，以及爲符合歐盟標準所支出的公司、工廠、農地等環境成本，也有可能市場開放初期，使得中小型企業備受衝擊；而在政治上則可能出現認同危機，以及資本入侵所造成的社

---

史反省》，《國史研究通訊》，第 10 期，2016 年 6 月，頁 81-90。

20. 關於「中小型國家」的意涵，以及對歐洲各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之選擇所進行的分析，請見楊三億，〈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策略選擇與轉型〉，《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31-66。

21. 關於波蘭的憲政改革，請見楊三億，〈波蘭 1990 年代憲政改革：制度變遷與社會學習之歐洲化過程〉，《全球政治評論》，第 24 期，2008 年 10 月，頁 83-120；關於其他中東歐國家的憲政改革，請見吳玉山，〈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臺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28；而關於捷克的环境政策之改革，請見楊三億，〈捷克入盟前環境政策之歐洲化學習過程〉，《歐美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643-672。

會恐慌心態。<sup>22</sup>

至此，從相關研究的回顧可見，V4 集團「重返歐洲」主要是基於自身的利益，不論是傳統安全需要或者非傳統安全需要；並因此在許多方面努力改革，以便符合「哥本哈根標準」的入盟門檻。值得一提的是，V4 集團似乎並沒有設想如何預防加入歐盟所可能產生的「後果」。以歐盟提出的「哥本哈根標準」來說，這雖可說是給自身一個保障門檻，卻無法從文獻得知其有哪些「停損措施」。茲就上述整理出表 2。

表 2 V4 集團重返歐洲評估

「重返歐洲」之動機	基於較為純粹的政治、經濟目的，而加入歐盟、「重返歐洲」。
中東歐國家欲達到之主要目標	經濟上： 1. 獲得歐盟補助，以提升基礎建設與生活水準。 2. 引進西歐國家的資金與技術。 3. 利用其優勢在歐盟單一市場內競爭。
	政治上： 1. 增加國家安全係數。 2. 凝聚民主政治發展的共識。
中東歐國家預計自身可能的損失	經濟上： 1. 面臨高昂的歐盟會費等支出。 2. 為符合歐盟標準所支出的公司、工廠、農地等環境成本，中小型企業可能備受衝擊。
	政治上： 1. 國家認同危機。 2. 資本入侵所造成的社會恐慌心態。
預防損失的機制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22.關於這部分的整理，請見楊三億，〈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頁 97-98。

綜觀學界的研究，不論是對於「歐盟東擴」或「重返歐洲」的分析和推論，均聚焦於整合行動的前期或當下。其中的問題是，後續的追蹤探討似乎很少，更缺乏全面性的分析。詳細而言，缺乏對 EU-15 和 V4 集團整合後的綜合歸納評估，或者說整體的階段性評價與反思。另外，目前的研究也忽略了關注本文強調的雙方既有之傳統結構性關係，以及其在歐盟擴大整合過程中的作用與變化。

### 三、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

在曼納斯 (Ian Manners) 的研究中，他將歐盟組織對內、外的行動視為來自「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的驅動：規範權力的概念試圖表明，歐盟不僅是在規範的基礎上建構的，而且重要的是，這預示著它將在世界政治中以規範的方式行事。<sup>23</sup> 曼納斯此種看法固然有其合理性，卻也有其解釋的侷限性，過度偏重於制度當下的作用，忽略其歷史脈絡及結構的影響力。據此，本文從歐洲內部「整合/分工」的傳統結構性關係開始探討，以釐清當下的「規範性權力」背後之結構性關係如何運作？反之，在 EU-15 與 V4 集團近 20 年的整合過程中，「規範性權力」會對彼此既有的結構性關係帶來何種影響？

自 15 世紀中葉到 17 世紀中葉，歐洲的發展進入了轉機的關鍵階段，正是美國社會經濟史家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謂世界經濟體系形成的初期。<sup>24</sup> 在這段時期，西歐及南歐諸強國不斷向

---

23. 關於曼納斯從歐盟追求國際廢除死刑的案例中，歸納出歐盟「規範性權力」理論之相關論述，請見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December 2002, pp. 235-258。而台灣學界以「規範性權力」作為研究概念之相關文獻，請見蘇卓馨，〈歐盟規範性權力與中國關係性權力在中東歐國家的實踐〉，頁 69-104。

24. 這段時期與資本主義歐洲經濟之形成，正是華勒斯坦討論歐洲發展危機與轉機的重點，請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外作地理上及經濟上的擴張，以其在資本、組織、知識及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透過中長程貿易的機制，與歐洲內外部的其他地區形成不平等發展的關係。在這種經濟交換及分工過程中，西歐及南歐諸強國占盡優勢，獲取高額的利潤。反之，提供原料及勞動力的其他地區則僅獲得有限的報酬。這是一種「差別報酬的不平等交換」(differential reward and unequal exchange)和「分工型態」，歷經長期制度化之後，終於形成「依賴的結構性關係」(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dependence)。在這裡，西歐及南歐的優勢國家扮演核心地區的主導角色，而其他地區則扮演著邊陲地區的配合角色，兩者之間形成一種新的、不平等的世界分工狀態。<sup>25</sup>

針對歐洲內部的不平等世界分工狀態來說，其淵源由來已久，實與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形成的過程密切相關，這涉及一項關鍵性的歷史轉變，就是農業生產的商業化、資本主義化。在近代歐洲工商業發達及世界經濟擴張過程中，原本基礎脆弱的莊園經濟瀕臨解體，孕育出新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使得土地使用出現分化與專化的趨勢，造就了自耕農、資本家租地農及自由勞動者的成長，為都市擴張及工商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然而在這過程中，在西歐的資本家與不在莊地主或貴族配合下，廣大的中東歐地區被再度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成為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生產基地，擔任提供土地、原料及人力的邊陲地區角色。例如中歐地區的波蘭、波希米亞、西利西亞、薩克森、奧地利及匈牙利等地，都出現以強迫性現金作物勞動為主的農作物出口經濟模式。<sup>26</sup>

---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pp. 301-344。

<sup>25</sup>關於不平等發展及世界經濟的討論，請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05。

<sup>26</sup>華勒斯坦根據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比較了作為歐洲世界經濟邊

由此可見，從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看來，中東歐地區向來是歐洲世界經濟體系整合過程中的邊陲地帶，與西歐諸強權構成的核心地區形成一種「既分工又依賴的關係」。

持續至今，歐洲的內部分工與整合仍在進行中，例如歐盟的形成及其東擴，加強了西歐與中東歐兩個地區的連結，許多跨國企業趁機進入新領域發展。對此，華勒斯坦的學生傑勒菲 (Gary Gereffi) 根據世界經濟體系理論，進而提出「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s) 的概念架構，有助於說明跨界企業及全球產業的新發展。

傑勒菲指出，新興工業國家作為許多跨國界商品鏈的軸心生產基地，凸顯了世界體系中核心—邊陲的關係。由於運輸與傳播科技的發達，製造業與零售業的產銷過程橫越廣大地理區域，建立起連結的國際性轉包網絡。<sup>27</sup> 因此，完整的商品鏈涵蓋製造業在全球經濟範圍內的整個活動：從(一)原料供給；(二)生產；(三)出口；到(四)行銷和零售的四個運作過程。這使得半邊陲國家不僅得以一面構築生產系統，也能一面與全球市場建立出口連結。所以商品鏈的概念可以檢視全球分工的某項產業，哪裡積累著最大的經濟剩餘，以及各分工部門的相對比較利益。此外，更可用來評量不同國家在全球競爭市場中的相對成功與否。

在清楚歐洲其他地區與中東歐存在既有的、悠久的結構性(分工/

---

陲地區的東歐及範圍外的俄羅斯，分析兩者的發展遭遇和命運大不同的原因，請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pp. 301-344;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pp. 26-27。

<sup>27</sup>Gary, Gereffi,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New Forms of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Among Nations and Firms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1, No. 4, December 1996, pp. 427-439.

依賴)關係後,可以觀察到當中既有過去的權力支配運作,也同時存在著晚近現代的全球化分工制度,包括曼納斯所說歐盟的「規範性權力」。從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折衷主義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研究方法來看,這一研究取徑除了對新現實主義的「權力面向」、新自由主義的「制度面向」均加以考量外,更是納入了建構主義的「觀念面向」。<sup>28</sup> 也就是說,折衷主義研究方法不僅較不容易被單一研究傳統所影響,亦可以經由廣泛連結不同變數的因果關係,在不同分析的層次中,詮釋不同行動者在現實世界的行動結果,請見圖 1。<sup>29</sup> 利用該研究方法的諸多優勢,下文將以國際關係的折衷主義作為主要的研究取徑進行分析。

---

<sup>28</sup> 新現實主義中的權力面向主要是關注國際中的權力分配不均,因此各國為了爭取保障國家安全的權力,就會有不同的對外行動。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請見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5-41。而新自由主義主張透過制度來進行理性的互利、互惠行動,以增加各自的利益、減少衝突。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請見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5。至於認為該國的歷史、文化、社會脈絡等傳統面向是影響國家認同,並進而決定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行動的建構主義研究,請見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200。

<sup>29</sup> 關於這部分對折衷主義觀點的論述,請見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9 期,2012 年 7 月,頁 123-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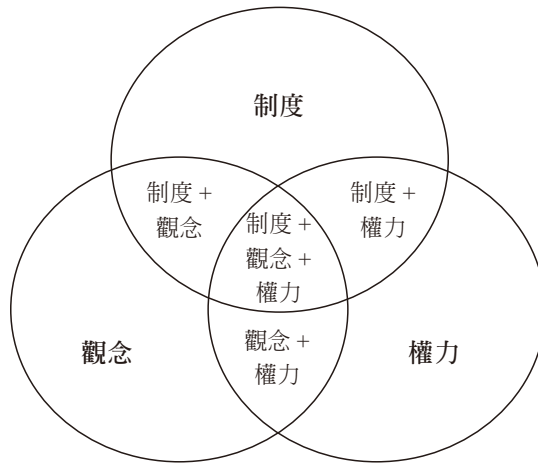


圖 1 折衷主義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並整理自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頁 136。

## 參、歐盟東擴及其整合結果

由於本文係以當時東擴之 EU-15 為統一的系統組織，故在分析中應同樣觀察這 15 個國家近 20 年來的整合成果和問題；而非至今已擴大的 EU-27。另外，英國雖然曾是 EU-15 的成員國之一，並於 2020 年底完成脫離歐盟的行動。然為行文及分析方便，關於 2020 年之後的相關資料，本文仍以 EU-15 指稱，不另以 EU-14 表示。

### 一、以權力與觀念為出發點的制度

站在 EU-15 的角度來說，作為正式的地域性國際組織必須以制度為其行動準則和依歸，如曼納斯提出的「規範性權力」。然而，制度建構的背景誠如上文所提，並非簡單地由「歐洲認同」的觀念來推動，而是還加上了各國基於自身權力獲取，亦即影響力能否提升的考



量。<sup>30</sup> 甚至，不論是在經濟或是政治方面，傳統結構性權力關係的痕跡幾乎貫穿了東擴近 20 年來的整合成果。

以海秀 (Ognian Hishow) 的研究來看，中東歐國家當時雖然在 GDP、GNI 方面都有所成長，卻仍然弭平不了與舊成員國之間巨大的差距。<sup>31</sup> 然而，EU-15 所以願意在制度的框架內，擴張到這些與其經濟水準差異極大的中東歐國家，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傳統的結構性權力關係。比如，既有文獻指出：東擴將為歐盟增加 8,000 萬人口的消費市場、降低生產及交易的成本以增加獲利，以及讓自家產品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請見表 1）。實際上，這樣的說法僅有後兩者符合現況，也就是生產及交易成本方面降低，以及使得產品更具競爭力。<sup>32</sup>

---

30. 「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概念，體現的是政治語境的互動關係，指國際行為體為改變其他行為體的行為而施加的影響或施加影響的能力。」關於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定義與內涵之論述，請見李少軍，〈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是什麼？〉，《歐洲研究》（北京），第 2 期，2011 年 4 月，頁 1-14。

31. 關於當時歐盟與中東歐各國的經濟方面差異的論述，請見 Ognian Hishow, “Economic Effects of EU Eastern Expansio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Research Paper*, Vol. 26, July 2004, pp. 1-25。

32. 針對 V4 集團加入歐盟後，有助於 EU-15 降低其生產及交易成本，以提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說法，現已有不少研究結果證實。比如孔田平指出，自中東歐國家（不只 V4 集團）加入歐盟以來，其經濟上的發展可謂直接受到外國投資的影響，並且因為自身的各種優勢而讓許多西歐國家的製造業轉移至此。另外，根據裕信銀行 (UniCredit) 對於中東歐地區經濟及產業的研究證實，中東歐國家除了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汽車產量超過 600 萬輛並多數用於出口外；汽車的創新，比如電動汽車、自動駕駛，亦代表了該地區進一步投資的額外機會，包括捷豹路虎 (Jaguar Land Rover) 和寶馬 (BMW) 各自宣布投資均超過 10 億歐元的創新項目。還有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結論，鮑嘉儀即發現，V4 集團加入歐盟有助於西歐廠商遷移至當地設廠，並解決部分西歐國家長期老化的社會結構、勞動力不均與工資過高等問題。請見孔田平，〈中東歐國家數字經濟的現狀與前景〉，《歐亞經濟》（北京），第 1 期，2020 年 2

因為歷年來 EU-15 不論是出口或進口，V4 集團的占比均不高，這意味著縱使整合後市場擴大，V4 集團仍不是 EU-15 的主要客戶（消費市場）及買家，請見圖 2。<sup>33</sup> 相反地，如圖 3 顯示，V4 集團歷年對 EU-15 均保持在五成以上的進出口依賴比例；進一步從 V4 集團從 EU-15 的進出口主要品項來看，確實能充分體現出布勞岱爾、華勒斯坦所指涉的長久以來之結構性分工狀態，特別是傑勒菲強調的全球商品鏈所形成之分工 / 互賴關係：就原料的供給、生產、出口、行銷和零售四個運作的過程來看，EU-15 掌握了較高比較利益的兩個分工部門，即商品鏈占頭尾地位的原料提供，以及銷售和零售；而 V4 集團則處於較低比較利益之分工部門，即扮演生產與出口的角色。兩者在商品鏈中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分工 / 互賴關係，請見表 3。<sup>34</sup>

---

月，頁 15；UniCredit Media Relation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ll Maintain a Healthy Growth Pace in 2019,” January 15, 2019, *UniCredit*, <<https://www.unicreditgroup.eu/en/press-media/press-releases/2019/central-and-eastern-europe-will-maintain-its-growth-pace-in-2019.html>>；鮑嘉儀，《歐洲統合進程：Visegrad Group 產業轉型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94。

<sup>33</sup> 以現今的數據資料來看，V4 集團的人口實際約為 6,385.9 萬人。關於人口總數請見 The World Bank, “Population total,” August 1, 2022,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sup>34</sup> 從表 3 可以看到，V4 集團從 EU-15 進口的主要品項以原料、零件為多數；而出口則主要是成品，尤其是各式汽車和電子產品。至於 EU-15 哪些國家在整合 V4 集團的過程當中獲利相對多，並非本文探討範圍。但部分研究與數據確實指出，德國對於 V4 集團積極擴張其經濟方面的權力，包括至 2012 年，其外國直接投資 (FDI) 的份額都占 V4 集團各國之冠。請見馬駿馳，〈德國與維謝格拉德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研究—對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啓示〉，《歐亞經濟》（北京），第 6 期，2015 年 12 月，頁 6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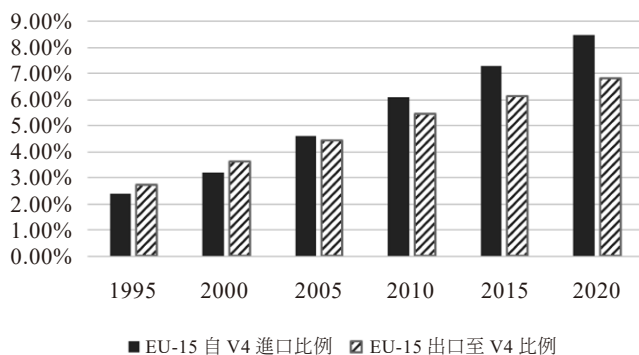


圖 2 每五年 EU-15 總進出口額中 V4 集團占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The Best Place to Explore Trade Data,” July 28, 2022, Accessed, *OEC*, <<https://oec.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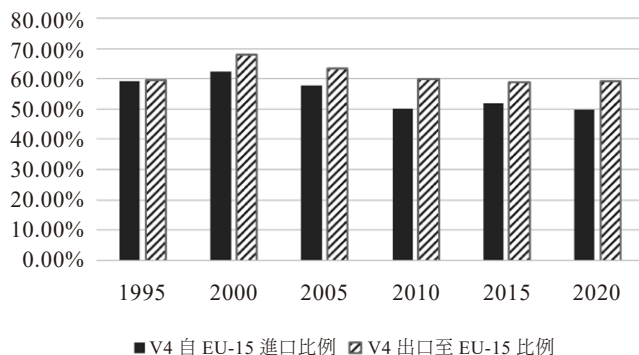


圖 3 每五年 V4 集團總進出口額中 EU-15 占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The Best Place to Explore Trade Data”。

說明：根據最新的2021年進出口數據資料，仍可見到V4集團對EU-15（尤其是德國）的此種高度依賴關係。請見Trading Economics, “Indicators,” October 11, 2022, Accessed,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ies>>。

表3 V4集團每五年與EU-15進出口額前五大品項

	進口	出口
2005年	1.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Motor vehicles; parts and accessories) 5.19% 2. 汽車 (Cars) 3.45% 3. 包裝藥物 (Packaged Medicaments) 2.68% 4. 發動機零部件 (Engine Parts) 2.39% 5. 電腦 (Computers) 2.2%	1. 汽車 7.56% 2.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6.05% 3. 電腦 3.71% 4. 影片顯示器 (Video Displays) 2.93% 5. 絕緣線 (Insulated Wire) 2.74%
2010年	1.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5.45% 2. 汽車 3.6% 3. 包裝藥物 3.29% 4. 集成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s) 1.67% 5. 電腦 1.46%	1. 汽車 9.21% 2. 影片顯示器 6.75% 3.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5.99% 4. 電腦 4.03% 5. 廣電設備 2.3%
2015年	1.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6.03% 2. 汽車 3.34% 3. 包裝藥物 2.77% 4. 電腦 1.56% 5. 辦公機械零件 (Office Machine Parts) 1.44%	1. 汽車 10.3% 2.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7.21% 3. 電腦 3.35% 4. 影片顯示器 3.17% 5. 座椅 (Seats) 2.19%
2020年	1.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5.64% 2. 汽車 3.78% 3. 包裝藥物 3.1% 4. 集成電路 2.07% 5. 廣電設備 1.75%	1. 汽車 10.4% 2. 機動車：零件和配件 6.12% 3. 電腦 3.75% 4. 廣電設備 2.65% 5. 影片顯示器 2.5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The Best Place to Explore Trade Data”。

此外，EU-15 透過制度的整合來彰顯雙方的結構性分工 / 互賴關係，使其權力得以擴張之現象，並不只體現在系統之間的國際經濟貿易方面，<sup>35</sup> 尚且表現在歐盟能夠以穩定的步伐，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的其他面向。首先，以凝聚雙方的主要成本之一的歐盟預算 (EU budget) 來說，截至 2020 年 V4 集團占歐盟支出的比例幾乎都不超過 20%，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 V4 集團自身良好的發展，並不需要歐盟給予過多的關照，請見圖 4；再者，V4 集團不僅為 EU-15 提供了「廉價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請見圖 5，<sup>36</sup> 也並不因此讓 EU-15 的勞動參與率、失業率受到負面影響，請見圖 6。<sup>37</sup>

---

<sup>35</sup> 甚至，在 2007-2013 年的投資相關研究中，EU-15 平均每對 V4 集團投資一歐元，就可以讓 V4 集團出口 61 分歐元。這部分的數據資料請見 European Commission, “EU-15 Countries benefit from Cohesion Investments in Visegrad Countries,” December 1, 2011,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ru/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udies/2011/eu15-countries-benefit-from-cohesion-investments-in-visegrad-countries](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ru/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udies/2011/eu15-countries-benefit-from-cohesion-investments-in-visegrad-countries)>。

<sup>36</sup> 如果以大學入學率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 gross)] 作為參考勞動力素質的重要指標，則 V4 集團在 2000 年 (35.59%)、2005 年 (54.32%)、2010 年 (64.87%)、2015 年 (57.77%) 以及 2019 年 (58.41%) 當中的平均大學入學率，相較於德國 (2015 年 67.75%；2019 年 73.52%)、法國 (2000 年 50.60%；2005 年 53.88%；2010 年 54.88%；2015 年 62.79%；2019 年 68.36%) 並沒有落後得太多。雖然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有部分缺漏，但仍能清楚觀察這一指標。請見 The World Bank,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 gross),” July 21, 2022,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

<sup>37</sup> 可以看到，2004 年前後 EU-15 的勞動參與率和失業率都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另外，圖 6 的資料來源雖缺乏 EU-15 的 2020 年數據，本文依舊將最新的 V4 集團資料列出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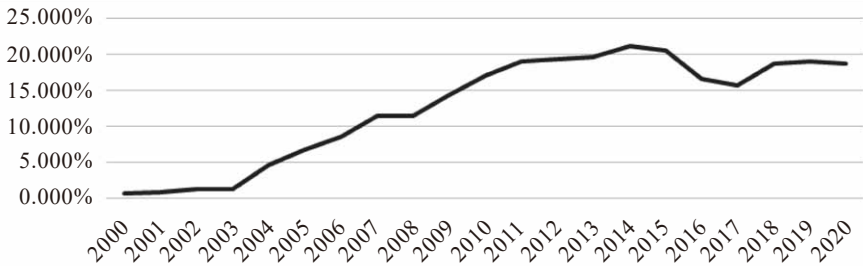


圖 4 歐盟預算歷年給予 V4 集團占總支出比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pending and Revenue,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9, 2021,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eu-budget/long-term-eu-budget/2014-2020/spending-and-revenue\\_en](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eu-budget/long-term-eu-budget/2014-2020/spending-and-revenue_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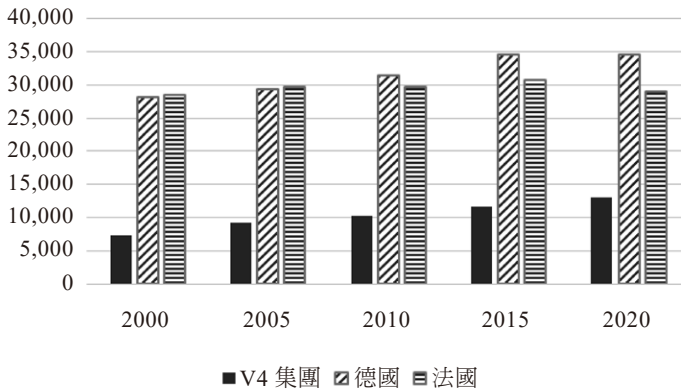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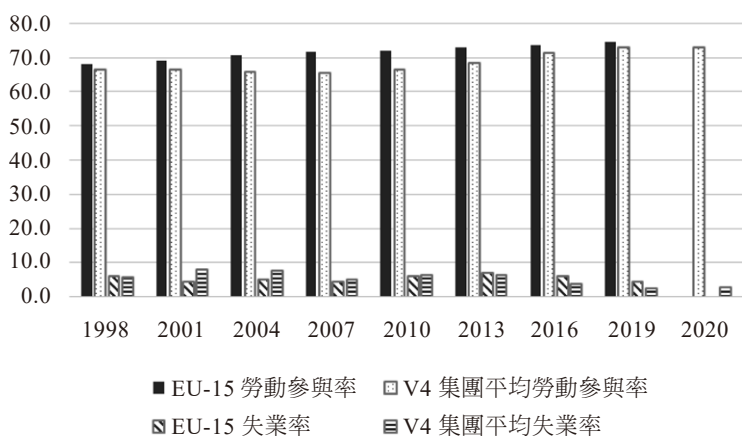


圖 5 調整後的國民淨人均收入（2015 年不變價美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World Bank, “Adjusted Net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March 8, 2021,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ADJ.NNTY.PC.KD>>。



(單位：%)

圖 6 EU-15、V4 集團每三年勞動參與率、失業率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Labour Force Survey) (Employ),” July 15, 2022,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lfs/data/database>>。

EU-15 能夠在整合的過程中滿足權力擴張的需求，自然是歸功於與「歐洲認同」的觀念相結合，並透過歐盟擬定的制度方得以成就。因此部分研究指出，以 2004 年至 2014 年這十年間的歐盟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決策過程及結果來說，中東歐各國 (包括 V4 集團) 的加入幾乎沒有造成預期中足以影響 EU-15 的決策。換言之，在大多數的議程當中，東擴的新成員國並沒有讓歐盟增加機構、運作與人事上的成本；而只有在少數議題上才罕見地出現反對主流決策的聲音，且這些不同意見也幾乎沒有上升至「脫歐」的層次。<sup>38</sup> 因此，本文目前可得出一個簡要的 EU-15 東擴折衷主義行動

<sup>38</sup>Dimitar D. Toshkov, “The Impact of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n the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4, February 2017, pp. 177-196。另外，卓忠宏、吳東

圖，請見圖 7。<sup>3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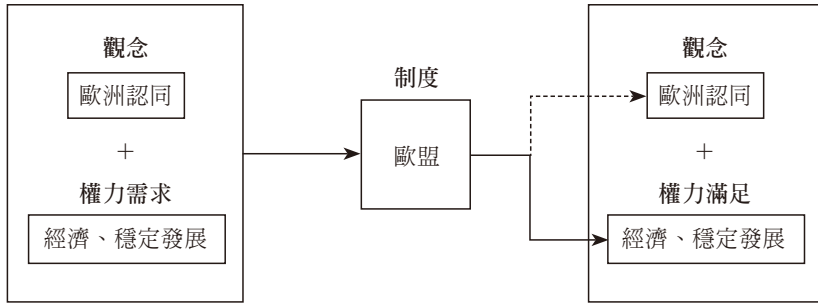


圖 7 簡要的 EU-15 東擴折衷主義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二、兩種觀念間的碰撞

以單個折衷主義的面向來看，似乎可以圖 7 作為 EU-15 東擴行動路徑、過程的詮釋。然而，所有透過制度表現出的權力需求皆能獲得滿足嗎？特別是當人們從複合的角度，比如以「制度+觀念」的方式來觀察東擴近 20 年的脈絡，則圖 7 尚且不是整體的全貌。

野的研究則指出，歐盟小國在非傳統安全的部分議題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表面上看來雙方的論述存在矛盾，實則不然。在托什科夫(Dimiter D. Toshkov)的研究中，大多數這方面議題的通過與否，仍不阻礙其他成員國推行利於自身權力滿足的制度。請見卓忠宏、吳東野，〈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研究：政策與治理〉，《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136-137。

<sup>39</sup>不可否認的是，透過制度而達成的行動，或多或少有助於歐洲認同觀念的鞏固。然而，以實際層面來說，較能夠被把握的是各種權力之擴張，故圖 7 在制度的回饋路徑中，指向觀念的部分以虛線來表示其不確定性。制度在這裡並不能被單獨理解，它是觀念與權力結合下的產物，這點將關鍵性地影響本文的後續分析。



挾帶著觀念（歐洲認同）與權力的制度，在執行時首先面臨一個大問題：歐洲認同的觀念如何與國家認同的觀念相調和？這一問題首先可具體見於移（難）民問題。<sup>40</sup> 尤其是 2014 年左右的敘利亞難民危機，更是讓 V4 集團聯合起來，明顯地站在全歐盟的對立面。<sup>41</sup> 從圖 8 可以看到，歐盟成員國中的人民「只認同歐洲」或者「先認同歐洲再認同自身民族」（線 3）的比例，歷年來都很低；而最高比例的兩個部分，是「先認同自身民族再認同歐洲」（線 2），和「只認同自身民族」（線 1）。自 2004 年歐盟東擴開始，大部分關於認同的結果都是「先認同自身民族再認同歐洲」的比例居多。也就是說，不論是中東歐國家、V4 集團還是 EU-15，歐洲人對於所謂的「歐洲認同」仍然是依附在民族認同之下的，始終不會成為大部分歐洲人的首要認同對象。<sup>42</sup> 曼德 (Carlos Mende) 和巴奇特勒 (John Bachtler) 的研究即

---

40. 關於歐盟的移民政策演進與相關問題，請見卓忠宏，〈移民與安全：歐盟移民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6 期，2016 年 10 月，頁 47-73。

41. 關於歐盟與 V4 集團之間因難民收容問題而產生的整合矛盾，請見楊三億，〈近期難民潮對中東歐國家與歐盟整合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52 期，2015 年 10 月，頁 17-21。另外，V4 集團先前排斥收留敘利亞難民，但近期卻大方收留俄烏戰爭 (Russian-Ukraine War) 逃出的烏克蘭難民，對於兩者之間的差異比較，請見張家銘，〈難民援助與國家秩序：中歐國家的觀點及其啓示〉，《清流雙月刊》，第 40 期，2022 年 7 月，頁 27。

42. 即使歐洲人的國家認同感都很高，然根據 2007-2009 年的調查資料，以波蘭、匈牙利及斯洛伐克等爲主的中東歐國家，不論是政治菁英或一般大眾的意見，其國家認同感均高於西歐及南歐諸國。請見 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Kazimierz M. Słomczyński, & Joshua Kjerulf Dubrow, "Introduction: Identity, Trust, and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in 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Kazimierz M. Słomczyński, & Joshua Kjerulf Duerow, eds., *National and European? Polish Political Eli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直接指出：歐洲公民的意識是奠基在社會和經濟背景之上的。這樣的結果也可以與前文提到的「交易式認同」相互呼應。<sup>4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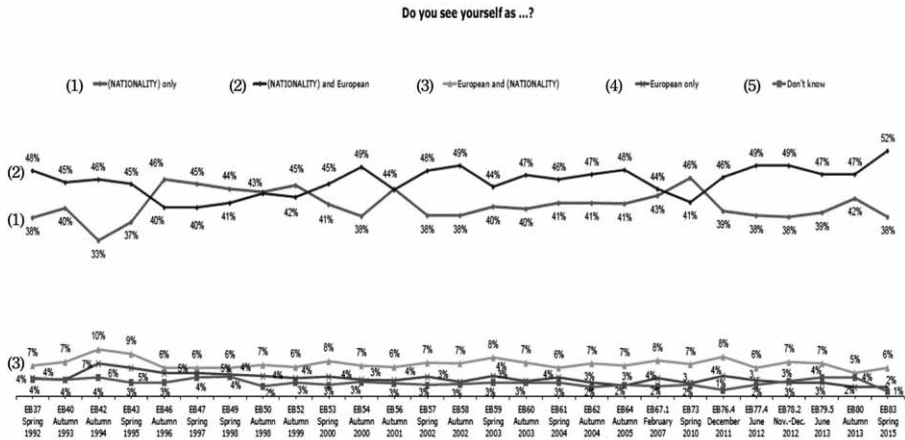


圖 8 歷年歐洲人之認同傾向調查圖（1992-2015 年）

資料來源：Carlos Mendez & John Bachtler, *European Identity and Citizen Attitudes to Cohesion Policy: What do we know?* (United Kingdom: Glasgow, 2020), p. 10。

說明：由於 (4)「只認同歐洲」以及 (5)「不知道」的比例過低，因此並不在圖中額外註記出來。

如果從較為抽象的層次來理解，則可觀察到制度在遭遇 V4 集團之國家認同，這一有別於歐洲認同的觀念時，發生了兩條馬克思 (Karl Marx) 分析社會結構所指出的裂縫：一是上層建築自身內部的裂縫；二是上層建築與「基礎」（也可稱經濟基礎）之間的裂縫：

(Warsaw: IFiS Publishers, 2010), p. 15。

43 藍玉春，〈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頁 105-106。

馬克思把每個社會的結構設想為由一種特殊決定因素銜接在一起的「層次」或「領域」：基礎或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和上層建築，後者本身又包含兩個「層次」或「領域」：政治法律制度（法律和國家）和意識形態（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宗教的、倫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sup>44</sup>

也就是說，V4 集團之所以會在難民收留議題上堅決反對歐盟的指示，是因為在其上層建築中的「政治法律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發生了第一條裂縫：理論上在 EU-15 推行的制度面前，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法律與意識形態應該要保持一致，然而事實並非如此。EU-15 在整合 V4 集團的過程中，雖然於政治法律制度的面向上成功地讓其接受自身，使 V4 集團符合「哥本哈根標準」，但是意識形態導致的不同觀念卻直接彰顯在難民收留的議題，且這條裂縫的影響體現在許多雙方互動的層面。比如受到新冠肺炎肆虐的影響，EU-15 在分配疫情紓困金（The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恢復及彈性基金）時，就曾針對 V4 集團在難民議題上的不配合，多次提議刪減其獲得的份額。<sup>45</sup>

另一方面，從上文對 EU-15 東擴而獲得權力的過程來看，V4 集團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法律之間的裂縫，並沒有影響到 EU-15 與 V4 集團的傳統結構性關係。也就是說，上層建築之間的問題不影響既有的經濟基礎，即上下層建築之間呈顯出不一致或矛盾的狀況，產生第二條裂縫。據此，當本文將不同觀念之間的碰撞納入折衷主義分析，可得出圖 9。由於上述第一條裂縫，EU-15 與 V4 集團有可能出現觀念

---

44. Louis Pierre Althusser 著，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 年），頁 157。

45. 林宜萱，〈歐盟 27 國領袖熬夜達成紓困協議，節儉聯盟「殺價成功」砍 1100 億歐元捐贈〉，《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8062>>。

之間的差異、異議，又鑑於傳統的結構性關係，不論這一差異的程度如何，EU-15 基本都能滿足自身的權力需求，至於歐洲認同觀念的滿足與否，則視不同情況而定，故在圖 9 中以虛線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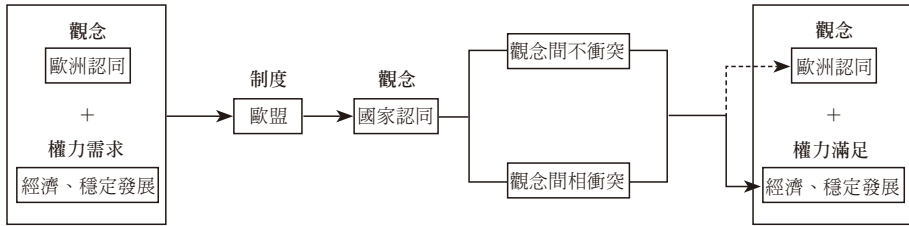


圖 9 EU-15 東擴的折衷主義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三、超越傳統結構性關係的歐洲認同

至此，本文的分析發現，EU-15 乃至現今歐盟內部應該做的，並不是思考如何鞏固既有的經濟、政治連結；而是如何建立、優化公民社會的培力 (empowerment)。如同邵允鍾的研究指出，屬於社會文化層面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畢竟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明顯改變的。對公民社會的培力忽略或操之過急的後果，就是讓「哥本哈根標準」的執行程度低落，甚至淪為「看板」。<sup>46</sup>

透過近 20 年 EU-15 的東擴成果回顧，要如何使得圖 9 中的歐洲認同觀念即使在與國家認同相衝突的情況下，亦能以實線（而非虛線）的形式展現出來，藉以超越自身與 V4 集團這條傳統的結構性關係路徑，實為當今所有歐盟成員國需要以嚴肅且認真的態度來看待的課題。

<sup>46</sup>關於「哥本哈根標準」法條的演進歷程、執行面向的探討，請見邵允鍾，〈從歐盟會員國憲政危機檢討哥本哈根政治標準執行上的缺失〉，《歐美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頁 139-193。

## 肆、檢視 V4 集團重返歐洲之成果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從 EU-15 的角度觀察其東擴近 20 年的豐碩成果，同時也發現當前仍難以克服的認同、觀念問題。而如果要進一步探尋其緣由，以求歐盟能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則有必要「換位」思考，從 V4 集團的角度，進一步探討歐盟整合行動的影響。

### 一、國家認同觀念，作為重返歐洲行動的一切源頭

單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權力誠然為驅動中東歐國家（包括此處的 V4 集團）進行各種社會行動（包括重返歐洲）的重要因素。然而，正是自古以來獨特的歷史脈絡和身處的國際關係背景，塑造了 V4 集團有別於歐洲其他國家的觀念，並讓這一觀念驅使著它們基於對權力需求的滿足而重返歐洲。上文的歷史回顧指出，波、捷、斯、匈在過去的歐洲內部經濟體系裡，扮演著西歐的（半）邊陲分工角色，其影響歐洲（特別是西歐）的權力和能力相對有限。並且，在歷史脈絡的分分合合中，國家安全的權力方面往往沒有辦法獲得保障。<sup>47</sup>而在二戰後，V4 集團又被納進蘇聯的控制範圍之下，長達約 40 年之久。<sup>48</sup>冷戰時期 V4 集團作為蘇聯與西歐對峙的前哨，雖然半透明

---

47. 波蘭被三次瓜分的歷史研究，請見李元淳，《波蘭十八世紀三次瓜分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 1-90；而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戰中基於《慕尼黑協定》，將蘇台德區「賣給」納粹德國，而後被併吞的歷史，請見鄭得興等，《中東歐視野：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增訂二版）》（臺北：松慧文化，2016年），頁 41-60；至於匈牙利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分分合合，以及經過二戰納粹德國、蘇聯占領之脈絡，請見杜子信，〈匈牙利民族及國家在歐陸上的形塑——一個孤寂民族的國家發展史〉，潘維大、張家銘主編，《前進匈牙利》（臺北：松慧文化，2014年），頁 17-50。

48. 波蘭共產時代為期約 42 年（1948-1990 年 1 月），請見程曉容，〈東歐劇變第一國：波蘭拋棄共產主義之路〉，《大紀元》，2018 年 9 月 28

於世界的舞台，但至少能夠依靠在蘇聯「老大哥」的勢力之下，國家安全的權力需求暫時得以滿足。<sup>49</sup>

1991 年蘇聯解體，美、歐、俄三方進行角力並形成三種類型的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頓時失去依靠，明顯出現保障國家安全的權力需求。雖然它們自知屬於夾在「衰弱中的霸權國家」以及「崛起中的強權國家」之間的「新興獨立國家」，<sup>50</sup> 也彼此組成 V4 集團，並期望以團結的力量，獲得更多國際的權力及國家安全保障。然而，經由歷史教訓所形成的觀念告訴它們，不依靠於更強大的一方，國家安全始終不會有穩定的保障。因此，波、捷、斯、匈除了基於各自的國家認同而「抱團」組成 V4 集團外，更企求加入歐盟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以尋求在歐洲甚至在世界的版圖上生存與發展。

具體的行動可見於 1991 年華沙公約解體後，V4 集團便積極地加入北約組織 (NATO)、歐安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以及歐盟。洪茂雄認為，這一行動背

---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9/28/n10747812.htm>>。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時期約為 41 年（1948-1989 年 12 月），請見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時期捷克的政治發展—民主化與歐洲化—〉，《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1997 年 9 月，頁 13；而匈牙利共產時期約為 41 年（1948-1989 年 10 月），請見〈周曉輝：東歐劇變時匈牙利共產黨高層的選擇〉，《大紀元》，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10/13/n4548979.htm>>。

49. 雖然在共產黨時期的 V4 集團國內不時有反抗之聲，然而在對外的國際上卻沒有再像中世紀至 20 世紀初的瓜分、大型戰亂發生。關於中東歐國家在共產黨時期的社會狀態之相關文獻，請見孔寒冰、書冲霄，〈中東歐研究的歷史演變、特徵及發展趨勢—孔寒冰教授訪談〉，《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3 期，2019 年 7 月，頁 126-160。

50. 關於「衰弱中的霸權國家」以及「崛起中的強權國家」之論述，請見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頁 139。

後的意義主要是象徵著與前蘇聯的馬列主義決裂。<sup>51</sup> 依靠著與歐盟制定的制度，V4 集團目前屬於歐盟中的淨收入國，在經濟上每年獲得歐盟預算中一定額度的補助，以及得到 EU-15 因為自身提供的優惠政策及優勢（主要為廉價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而進行的大量投資；<sup>52</sup> 大致上看來，透過制度體現出與 EU-15 之間既有的結構性依賴關係，確實讓 V4 集團的物質經濟水準得到明顯的發展與成長。<sup>53</sup> 此外，V4 集團對於國家安全權力方面的追求，亦可從其積極響應歐盟戰鬥群 (EU Battlegroup) 概念，並於 2016 年在歐盟制度的允許下組成「V4 戰鬥群」，以維持邊境秩序與和平，獲得證實。<sup>54</sup> 這些都是因為制度

---

51. 洪茂雄，〈中東歐國家公投對台灣的啓示〉，《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41 期，2008 年 3 月，頁 36。

52. 平均來說，V4 集團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有 70% 來自於歐元區。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請見 Tomasz Dorożyński & Anetta Kuna-Marszałek, “Investment Attrac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Visegrad Group Countries,” *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Vol. 19, No. 1, April 2016, p. 127。另外，關於英國、法國、德國對 V4 集團投資之因素與背景，請見陳麗娟，〈歐盟投資環境評析：以英國、法國、德國與中歐 Visegrad 集團為例〉，《貿易政策論叢》，第 17 期，2012 年 11 月，頁 1-37。

53. 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是平均每人年薪之漲幅。本文的計算方式為：將 2020 年 V4 集團的人均 GNI (15875.82, 2015 年不變價美元) - 2004 年 V4 集團的人均 GNI (10834.46, 2015 年不變價美元)  $\approx$  5041.36 (2015 年不變價美元)。而從 2022 年 10 月 3 日的美元兌新台幣匯率 1 : 31.897 來看，則相當於 V4 集團歷經約 17 年 (2004-2020 年) 的歐盟整合，其人均 GNI 增加了約 16 萬 804.26 元新台幣。數據資料換算請見：〈2022 年美元兌新台幣匯率〉，《NTD24.tw》，2022 年 10 月 12 日 (檢索)，<<https://www.ntd24.tw/美元/2022>>；The World Bank, “GNI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April 23, 2022,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KD>>。

54. 關於歐盟戰鬥群與 V4 戰鬥群的歷史演變及現況，請見鞠維偉，〈維謝格

所帶給 V4 集團的正面影響。<sup>55</sup> 由此，這裡得以先整理出簡要的 V4 集團重返歐洲的折衷主義行動圖，請見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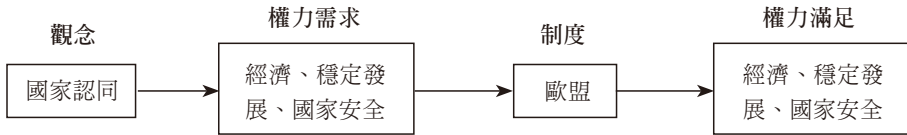


圖 10 簡要的 V4 集團重返歐洲的折衷主義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相較於圖 9，對國家安全權力的追求，因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及敏感的地緣位置應該被特別強調。但這不代表 EU-15 就沒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只是重要性與 V4 集團比起來相對較低。

## 二、觀念＋權力對制度的影響

從上述的探討已經能夠清楚看到，V4 集團對於歐盟制度的履行幾乎都建立在以國家認同觀念為出發點，並追求權力需求的滿足之上。也因此，不同於 EU-15 在許多方面需要兼顧歐洲認同觀念和權力作為主要出發點的情況，V4 集團則較為單純地以國家認同觀念作為行動的動機。同時，這一觀念的重要性體現在四個國家內部的歷史發展脈絡及現況。

波蘭的國家認同觀念雖主要被認為是 18、19 世紀革命的產物，

---

拉德集團軍事防務合作初探—從歐盟戰鬥群的視角》，《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 1 卷第 9 期，2019 年 2 月，頁 141-154。

<sup>55</sup>關於 V4 集團透過制度積極擴張權力（國家安全方面），猶可見其他研究指出的「疊床架屋」（同一會員針對同一議題在不同場合下進行討論的情況）和「搭便車」現象。相關研究請見鞠維偉，〈維謝格拉德集團軍事防務合作初探—從歐盟戰鬥群的視角〉，頁 152；巨克毅、李玫憲，〈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頁 159。



卻深遠地影響其一戰後以威權主義作為建國之路。而在歷經四十幾年的社會主義統治後，國家認同非但沒有消失，甚且繼續和其他觀念，比如自由主義、歐洲認同等相互交織，並作用於波蘭人身上。<sup>56</sup> 另外，在歷史脈絡中與捷克有高度密切關係的斯洛伐克，則是在 1989 年絲絨革命 (Nežná revolúcia) 後，主要以「歐洲認同」來填補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認同消失後的空隙，相比其他三國，斯洛伐克可謂在觀念上「離 EU-15 最近」的國家。<sup>57</sup> 而匈牙利在關於邊境的問題上，雖然也接受「歐洲認同」的邊界虛擬化 (virtualization of borders)，但卻在「重返歐洲」的過程中，面對難民收留議題時，利用法案、政策來實行「新的邊界」，以鞏固其國家安全和認同。<sup>58</sup>

---

56. 關於波蘭自 1918 年後的國家認同建構之路的詳細研究，請見 Bartosz Henryk Lyszkiewicz,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1918 Poland* (Dis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lymouth University, Plymouth, United Kingdom, 2014), pp. 1-263。另外，巴博夫尼科娃 (Margartia Babovnikova) 對波蘭主要三間報社的國族主義文本分析指出，在多種複雜的觀念影響下，波蘭的國家認同立場已經不那麼明確，而是顯得模稜兩可。請見 Margartia Babovnikova,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land's Newspapers: Content Analysis of Nasz Dziennik, Gazeta Wyborcza, Rzeczpospolita* (Diss.,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ödertörns Högskola, Stockholm, Sweden, 2018), p. 45。

57. 關於捷克與斯洛伐克年輕世代如何看待國族認同的研究，請見鄭得興、張家銘，〈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4 期，2013 年冬季號，頁 115-141。對於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因複雜的國族認同差異，而導致斯洛伐克脫離捷克自成一國之深入分析，請見鄭得興，〈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下的記憶與認同一兼論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97-115。

58. 關於匈牙利的國家、民族認同體現在法律與現實之間差異的研究，請見 Zsolt Körtvélyesi, "Nation, Nation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Uses, Misuses, and the Hungarian Case of External Ethnic Citizenship,"

進一步說，V4 集團以國家認同觀念為出發點，在面對歐盟制度框架的要求下，往往會隨著不同議題與其權力追求是否衝突，而進入觀念判斷的階段。以它們各自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這一極具「象徵性意義」頭銜職位的過程來看，只要是面對與自身權力追求不相衝突的情況或議題，往往會以歐洲認同觀念來行動。<sup>59</sup> 比如，在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提出「無障礙歐洲」的口號；<sup>60</sup> 匈牙利與波蘭於輪值主席國任內，也都積極地從「歐洲一體化」的角度，推行及促進歐洲的睦鄰、外交與經濟等政策。<sup>61</sup>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No. 33, June 2020, pp. 771-798。

59. 所以說，這一職位是「象徵性」的原因，就在於其給予各個成員國權力的「體驗感」，無論該國國力如何。輪值主席國職位的權力有限，僅有安排自身關心之議程的權力，對於實質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太多的助益，且實質的決策權力仍然受限於 EU-15 所制定的規範。此外，各個會議的決策結果，大多仰賴綜合國力的強弱。而中東歐國家綜合國力的普遍弱勢，也是導致其沒有什麼決策權力的關鍵。相關論述請見 Jan Zielonka,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fter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21, No. 1, February 2007, pp. 162-180。即使在預算分配（2014-2020 年）的比例上，V4 集團占有優勢，也是與其他國家，比如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立場相同的結果。相關論述請見高歌，〈中東歐國家在歐盟中的地位 and 作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14 年 3 月，頁 57。

60. 關於捷克於 2009 年上半年擔任輪值主席國的成敗，一直以來都是有爭議的。正反雙方詳細論述，請見〈瑞典接替捷克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Sina 新聞中心》，2009 年 7 月 1 日，<<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1/160018132742.shtml>>。

61. 關於匈牙利任內作為的相關辯論，請見 European Parliament, "Review of the Hungarian Presidency (debate)," July 5, 2011,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CRE-7-2011-07-05->

相反地，當遭遇與權力追求之目的相違背的議題、情況發生時，V4 集團的國家認同觀念便會顯露出來，進而影響對制度的決策與執行。在 2016 年下半年，當斯洛伐克準備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時，該國就反對歐盟強制性難民配額方案，加上領導人費佐 (Robert Fico) 充滿反伊斯蘭的言論，不免招致外界質疑。<sup>62</sup> 其實，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民眾也多半反對這個強制性難民配額方案。根據調查，強烈反對該方案的民眾比例在 50-60% 之間；而願意接受該方案的民眾比例僅有 10-15%。<sup>63</sup>

因此，從我們的推論角度來看，當議題、歐洲各國的決定方向符合國家認同觀念中的榮譽、責任感或與自身權力需求不相衝突時，V4 集團才會間接接受歐洲認同觀念；在上例中，國家認同觀念裡的基督宗教文化和信仰、價值觀等，則讓 V4 集團對於強制性難民配額方案出現普遍的抵制、反對態度及行動。<sup>64</sup> 除了在難民收留議題上可

---

ITM-005\_EN.html>。而關於波蘭在任內作為的相關研究，請見 Piotr Maciej Kaczyński, *Polish Council Presidency 2011: Ambitions and Limitations* (Sweden: Swedish Institut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11), pp. 43-58。

<sup>62</sup>Aline Robert & Zuzana Gabrizova, “Worries Mount as Slovakia Prepares for EU Presidency,” *Euractiv*, June 1, 2016,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worries-mount-as-slovakia-prepares-for-eu-presidency/>>.

<sup>63</sup>關於 2017 年 12 月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民眾接受難民意願之調查，請見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Attitude to Receiving Refugees,” *Polish Public Opinion*, December, 2017, *CBOS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7/12\\_2017.pdf](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7/12_2017.pdf)>。

<sup>64</sup>這也可與上文提到 V4 集團面對烏克蘭難民的大方收留態度相呼應。張家銘認為，在信仰上烏克蘭人民與 V4 集團較為接近，且不是永久性收留，自然讓中東歐諸國願意站在歐洲認同觀念，以「人道主義」的理念予以支

見觀念主導制度接受與否的例子，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期間，也看到了與國家認同立場相近的「歐洲懷疑主義」(Euroskepticism) 之出現，使得波蘭、捷克和匈牙利推遲加入歐元區的制度要求，一反當初急欲加入歐盟及歐元區的態度。<sup>65</sup>

據此，在國家認同觀念和不同性質議題的交互影響下，對於歐盟制定的制度及其背後的歐洲認同觀念之接受、履行義務的行動，均成爲一道選擇題，並且透過結構性的依賴關係，從許多面向來看，不論 V4 集團接受制度與否，自身的權力需求都能在歐盟成員國身分底下受惠，請見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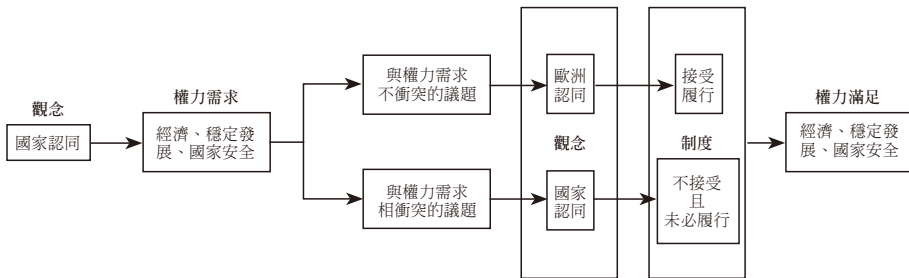


圖 11 進階的 V4 集團重返歐洲折衷主義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三、結構性依賴關係與制度的限制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V4 集團依靠制度而得到滿足的權力，事實上並非不用付出代價的。在上述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兩種不同

持。請見張家銘，〈難民援助與國家秩序：中歐國家的觀點及其啓示〉，頁 30。

<sup>65</sup>關於這部分「疑歐派」主導中東歐諸國拒絕加入歐元區的研究，請見姜琍，〈中東歐國家加入歐元區前景分析〉，《歐亞經濟》（北京），第 4 期，2018 年 8 月，頁 42-56。

的場景：(一) 面對 EU-15 在意且不和 V4 集團權力需求相衝突的議題，V4 集團以歐洲認同的姿態欣然接受該制度並履行，雙方皆大歡喜；(二) 面對 EU-15 在意，但和 V4 集團權力需求相衝突的議題，V4 集團則以保全自身權力為首要目的，而以國家認同的觀念拒絕接受，甚至拒絕履行相應的制度要求。

雖然不同議題本身並無對錯之分，惟 EU-15 作為傳統上及現實上都較具能动性的一方，則賦予了面對議題該如何行動的指導原則，並具體體現在其制定的制度上。也就是說，不同議題早已被賦予價值判斷，不論是 V4 集團「聽話」的表現，以歐洲認同的觀念接受制度並履行，還是「叛逆」的表現，以國家認同的觀念不接受制度甚至不履行，都只是對 EU-15 價值判斷的回應而已。

但從 V4 集團「重返歐洲」的角度來看，在修辭上 V4 集團的「叛逆」行動並不是其刻意與 EU-15 作對的結果，也尚且談不上有脫歐問題的發生，而僅是因為在 EU-15 的價值判斷下，被範定的議題阻礙 V4 集團追求權力的路徑。然而，歐洲認同的整合價值觀不允許「叛逆」行動（不論其背後原因為何），具體的懲罰也表現在制度的規範上，包括上文提到過的疫情紓困金（恢復及彈性基金）之分配。V4 集團因國家認同觀念而拒絕歐盟制度的行動，儘管暫時維持住了自身的權力，但仍可能在歐盟制度中遭受到負面的影響。據此，依照本文的歷史結構性依賴觀點及歐盟制度可能對 V4 集團的影響，整理出 V4 集團近 20 年重返歐洲的折衷主義行動圖，請見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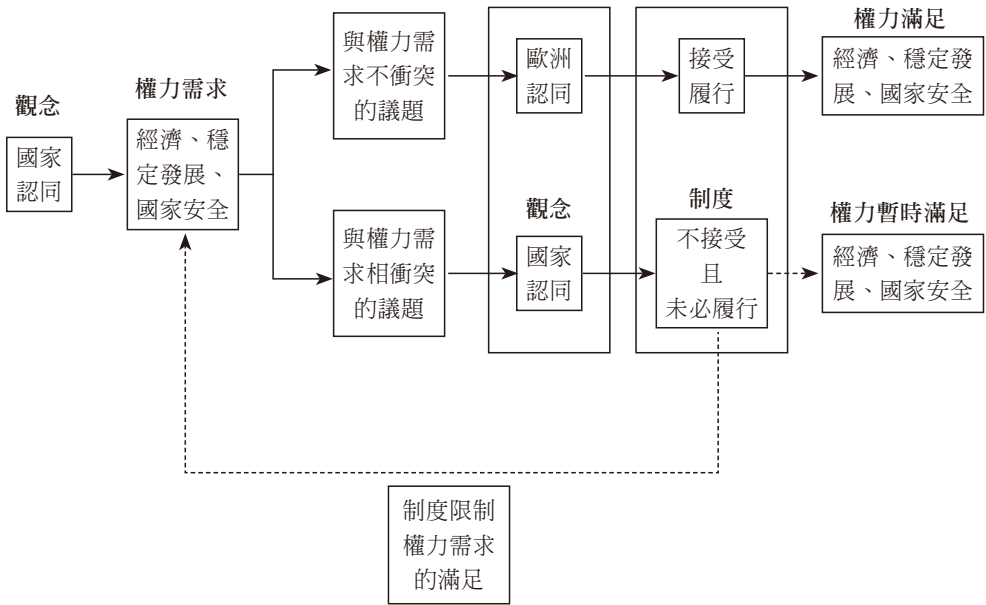


圖 12 V4 集團重返歐洲的整合折衷主義行動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伍、研究發現

透過上文對 EU-15 及 V4 集團雙方系統的深入探討，本文得以從歷史的結構性關係視角，以及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的研究方法，分析這條路徑如何透過歐盟的整合行動具體地體現出來，請見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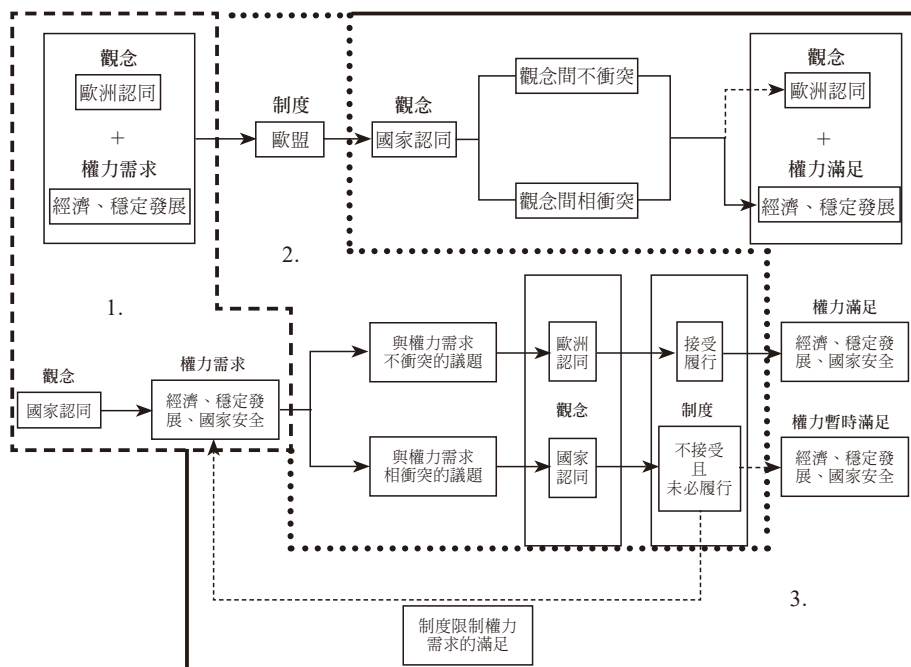


圖 13 EU-15 和 V4 集團整合比較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位在上方的系統是由圖 9，也就是 EU-15 的東擴行動圖所構成；位在下方的系統則是由圖 12，也就是 V4 集團重返歐洲行動圖所構成。而數字分別代表的不同形式框格，則是此處爲了要說明兩者分別在 1.「動機」；2.「制度執行過程」；3.「結果」，這三個階段的雙方異同處所標示。

首先，在整合行動的第一步（1. 由虛線所框起），也就是「動機」的部分。V4 集團的動機事實上較之 EU-15 來得單純，主要是從其複雜且多難的歷史所塑造的國家觀念出發，爲的只是保障、擴張自身的權力（不論哪個方面），重返歐洲行動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結果；相對地，EU-15 的組建雖或多或少爲了提倡「歐洲認同」的宏大理想觀念，然而要大多數成員國同意加入這一組織及遵守相關規範，務實層面的權力需求之滿足也是相當必要的。因此，在整合的

過程中，EU-15 需同時考慮歐洲認同觀念與權力兩部分，兩者缺一不可。

而在第二階段（2. 由點線所框起）的「制度執行過程」當中，EU-15 能以達成共識之制度貫徹其觀念和謀取其權力時，在歷史的結構性依賴關係中本就處於弱勢的 V4 集團自然只有面對的處境，並且在遇到被賦予歐洲認同價值，卻將危害到自身權力之議題時，國家認同的觀念便往往會再次凸顯，進而影響到對待歐盟制度的態度與行動。也就是說，雙方在面對制度時，較有能動性的一方多為 EU-15，其角色可以同時是「球員」和「裁判」；而 V4 集團則沒有什麼機會擁有這一優勢（這點從本文註 59 可知），只能以國家認同的觀念來抵抗對自身權力有害的制度。故在這個關於制度的階段裡，V4 集團相對 EU-15 會面臨更多的抉擇和處於兩難的境地。

最後，在第三階段的「結果」中（3. 由實線所框起），傳統的結構性依賴 / 互賴關係則表露無遺。從 EU-15 的角度來看，不論 V4 集團是否在觀念方面抵觸其制定的制度，它們仍能夠在經濟、國際關係、內部結構等方面獲得權力的穩定和擴張。至於作為歐盟核心理念的歐洲認同觀念，在 V4 集團多次違抗其制度、雙方卻仍能依循路徑以獲取自身權力的情況下，恐怕已經退到考量的後續順位了。換言之，同為組織內的成員，雙方系統都能從中利用布勞岱爾、華勒斯坦和傑勒菲等發展學者指出的傳統分工模式，以獲得實質的權力好處，才是維繫整體及歐盟整合成功的關鍵原因。而在這種分工整合的互賴關係裡，從傳統的結構性關係和現實中的權力大小、決策影響能力來看，仍可見 V4 集團在兩個系統當中依賴於 EU-15 的狀況。如前舉例，在 V4 集團反對執行難民配額的制度後，受到來自歐盟成員對疫情紓困金的杯葛行動。

那麼，這個至今仍然存在的結構性依賴關係，如何延續到歐盟組織的整合架構中？對研究發現進一步抽象分析，則可得出圖 14。圖中底部的 X 軸為實線，表示 EU-15 與 V4 集團既有且延續的結構性



依賴關係，如圖 13 所論證。「觀念 1 + 權力 1」代表 EU-15 的歐洲認同觀念與權力追求；而「觀念 2 + 權力 2」則是 V4 集團的國家認同觀念與對權力自主的需求。在歐盟制度進行整合時，若能夠與 V4 集團的「觀念 2 + 權力 2」相契合，則將促進整合或互賴的運作，並凸顯雙方既有的結構性依賴關係；反過來，若歐盟制度與「觀念 2 + 權力 2」相背離，則將產生分歧或異議的狀況，不僅不利於整合，更可能削減、弱化其結構性依賴的關係。上述歐盟整合作用的兩種可能性，在圖 14 中以虛線的形式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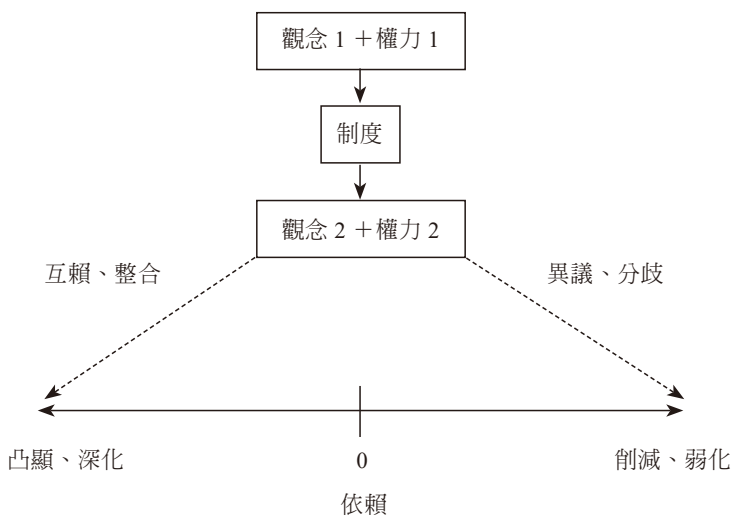


圖 14 歐盟整合對結構性依賴關係的作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上述的分析明顯可知，歐盟整合行動的關鍵並非依靠共識的達成來維持，而是在面對異議、分歧時，如何透過制度予以約束的問題。胡吉 (Liesbet Hooghe) 和馬克斯 (Gary Marks) 提出後功能主義 (Post-functionalism) 觀點，即認為歐洲整合透過效率 (efficient)、

分配 (distribution) 和認同 (identity) 三個不可簡化邏輯的運作，從允許性共識 (permissive consensus) 的狀態進入約束分歧或異議 (constraining dissensus) 的境界。效率邏輯表現在歐盟的治理結構和制度，歐洲整合已經在選舉和公民投票中被政治化，而會員國家中公眾的和政黨的偏好則對其管轄結果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分配的邏輯。至於人們的認同邏輯，對於塑造歐洲內部的競爭至關重要。<sup>66</sup> 上述後功能主義對於歐盟整合的看法，與本文採用的折衷主義之多元觀點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主張的效率、分配和認同三個邏輯正好呼應著後者強調的制度、權力和觀念三個視角。兩個主義一致認為，歐盟的整合行動一般不是依靠規範性的共識來達成，而是藉由制度的約束以及權力、利益和觀念的磨合所建構。

## 陸、結論

綜觀 EU-15 東擴、V4 集團重返歐洲近 20 年來的成果，首先可發現到現實呈現的狀態仍然脫離不了其既有的歷史脈絡。從布勞岱爾、華勒斯坦和傑勒菲對西歐整合、中東歐依賴的詮釋觀點來看，他們的論述並沒有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過時；反而更能體現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底下，中東歐國家中的 V4 集團是如何「又」循著過去的路徑，藉由新的觀念、制度，發展出各自的一片天。就區域定位而言，這意味著 V4 集團的這些中東歐國家，雖然仍處於傳統的結構性依賴關係中，卻因為加入歐盟而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可謂是一種「依賴

---

<sup>66</sup>關於歐洲整合的後功能主義理論，請見 Liesbet Hooghe & Gary Marks,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1, January 2009, pp. 1-23。此外，國內相關論文請見賴昀辰，〈歐盟整合理論的新發展：後功能主義對傳統整合理論之挑戰〉，《政治科學論叢》，第 78 期，2018 年 12 月，頁 137-178。

式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sup>67</sup>

借用上述幾位資本主義史家及世界體系論者的話，在資本主義的歐洲世界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西歐諸強權一直占據著整合的核心地位，中東歐國家則相對處於半邊陲，甚至邊陲的位置，兩者基本上形成了一種不平等交換的依賴關係。在這樣「整合—依賴」歷史脈絡的結構關係下，中歐地區或 V4 集團作為半邊陲地區或國家，由於自身條件相對較佳，與西歐核心地區或國家又同時發展出經濟互賴的關係，兩者結合在一起，最終成就一種「既依賴又互賴」或者是「依賴中的互賴關係」。

立基於此，在歐盟重視制度、規範及觀念的架構下，這樣的關係更容易被具體凸顯和深化。自 2004 年以來，歐盟東擴及中東歐一些國家的重返歐洲，就是在重新譜寫這種既依賴又互賴，或者是依賴中的互賴關係的歷史。如同傑勒菲提出的全球商品鏈概念，來自西歐的跨界生產者或買主紛紛進入中東歐投資，驅動跨國分工的協力生產網絡及市場流通系統。於是明顯可見汽車及資通訊製造廠或工業區的設立，還有大賣場及超市或超商的到處林立。完整的商品鏈包括原料供給、生產、出口、行銷零售等四項活動，這是半邊陲國家與全球市場建立出口連結的關鍵過程，其結果是出口利基的創造和鞏固。除了經貿面向之外，V4 集團在政治上也自我節制了某些權力的自主性，妥

---

67. 依賴發展並非依賴的否定，反而是依賴和發展的結合。華勒斯坦認為，較進步的依賴發展還在國際體系內占據了某種特殊的位置，形成其所謂的「半邊陲」。這種論點請見 Gary Gereffi & Peter Eva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tate Policy in the Semiperiphery: A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6, No. 3, January 1981, pp. 31-64; Immanuel Wallerstein, "Depende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1, April 1974, pp. 1-26。

協並儘量配合歐盟制度的要求。另外，V4 集團在加入歐盟整合的前後，持續獲得歐盟提供的多種援助項目。<sup>68</sup> 透過這些經貿、政治及國際援助等方面的互動，有利於歐盟的整合，並凸顯、深化 EU-15 與 V4 集團之間既依賴又互賴的關係。更精確地說，在兩者原已存在的依賴結構中進而發展出相互依賴的關係。

同時，這種新的觀念、制度雖然鞏固、彰顯了 EU-15 與 V4 集團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卻也難免帶來了一些問題。藉由馬克思的視角可以清楚看到，在雙方實質的權力（經濟、政治、國防安全等面向）獲取過程中，歐洲認同這一新穎的理想觀念、價值觀如何變得「可被選擇」、「可被懷疑」，進而導致其顯得易脆而不夠堅實。此一情形可與藍玉春指出「菁英主導的交易式認同」的評價觀點相呼應。<sup>69</sup> 也如同吳家惠的研究中所提到的現象：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穩定程度，會影響到 V4 集團對於歐洲認同的接受程度。<sup>70</sup>

事實上，從近 20 年來的許多議題都可以看到歐洲認同觀念的這種易脆性質：自早期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到 2010 年的歐洲債務危機，<sup>71</sup> V4 集團諸國不僅推遲加入歐元區的制度義務，更對歐洲認同的看法歷經了改觀；<sup>72</sup> 2014 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也是如此。直到近年

---

68. 關於 V4 集團加入歐盟整合前後，其所獲得的援助項目，請見施富盛，〈全球化脈絡下歐盟與波蘭地方社會發展〉，石川晃弘、張家銘主編，《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臺北：書林，2010 年），頁 164。

69. 藍玉春，〈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頁 105-106。

70. 吳家惠，《中東歐成員國公民之歐盟認同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102-103。

71. 關於歐盟整合與歐債危機的問題，請見蘇宏達，〈歐洲聯盟治理結構的危機與轉型德法合作能否解決歐債危機〉，《公共治理季刊》，第 1 卷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34-49。

72. 關於 V4 集團成員推遲加入歐元區的研究，請見姜琍，〈中東歐國家加入歐元區前景分析〉，頁 42-56；而 V4 集團對歐洲認同看法的改觀，請見

的新冠肺炎肆虐下，中東歐國家的媒體自由度有明顯下降，且具體反映在對記者的逮捕、控制訊息、驅逐外國記者等行動上，這都與歐盟法律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權相扞格。<sup>73</sup>甚至，在近期的俄烏戰爭中，V4集團也因各自看待該議題與自身權力關係的不同，而在觀念上產生分歧。<sup>74</sup>然而，這些對歐洲認同觀念及歐盟制度的反對，使其產生易脆性質，並不是V4集團蓄意反對歐盟的結果。究其原因，是因為議題往往被較有權力及能動性的EU-15「範定」，從而形成阻擋V4集團追求國家權力自主或國家認同的制度。這一現象表現在歐盟整合過程中，制度與觀念、權力之間產生異議、分歧的問題，從而導致削減、弱化雙方既存的結構性依賴關係。

因此，縱使歐洲認同觀念在雙方面對同一議題，卻出現歧異而導致易脆性質的出現，最終彼此都能以成員國的身分待在歐盟組織內。顯然其關鍵的原因，主要不是基於歐洲認同觀念所形成制度的「規範性權力」；而是歷史形成的結構性「依賴／互賴」關係。儘管制度能彰顯、體現出過去彼此的結構性權力關係，至今卻仍無法完全「規範」出一個理想的、超國家的歐洲認同。或許，這一理想觀念的實現需要更長遠的時間，以及來自雙方更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在未來

---

吳家惠，《中東歐成員國公民之歐盟認同研究》，頁87-92。

73.關於這部分的新聞資料，請見 Mia Speier, “COVID-19 and the Threat to Press Freedo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pril 20, 202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in-brief/covid-19-and-threat-press-freedom-central-and-eastern-europe>>。

74.對於時下的匈牙利政治領袖來說，俄羅斯的便宜能源是重要的利基和政策，因此以國家認同而非歐洲認同的觀念來「友俄」，引發波蘭、捷克兩國政治盟友的不滿，從而延遲V4集團內部開會的時程。相關國外報導請見 Cathrin Kahlweit, “Treffen der Visegrád-Gruppe abgesagt,” *Süddeutsche Zeitung*, March 29, 2022, <<https://www.sueddeutsche.de/politik/ukrainekrieg-visegrad-gruppe-treffen-abgesagt-1.5556643>>。

達成。

最後，本文雖以折衷主義的研究方法，利用權力、制度與觀念三種因素探討了 EU-15 與 V4 集團近 20 年來的階段性整合成果，然而在複雜的國際情勢下，尤其容易受到美、中、俄之間的角力影響，雙方的結構性關係能否持續透過歐盟制度加以維持？EU-15 與 V4 集團各自系統內部的國家認同觀念，是否會因為國際角力的影響而導致系統的分裂？除了 V4 集團，其他中東歐國家在重返歐洲的整合過程中，是否也與 EU-15 保持著這種結構性「依賴／互賴」關係？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相關議題。

收件：2022 年 5 月 12 日

修正：2022 年 10 月 11 日

採用：2022 年 10 月 17 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專書

鄭得興等，2016。《中東歐視野：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增訂二版）》。臺北：松慧文化。

#### 專書譯著

Althusser, Louis Pierre 著，杜章智譯，1990。《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臺北：遠流出版社。

#### 專書論文

杜子信，2014。〈匈牙利民族及國家在歐陸上的形塑——一個孤寂民族的國家發展史〉，潘維大、張家銘主編，《前進匈牙利》。臺北：松慧文化。頁 17-50。

施富盛，2010。〈全球化脈絡下歐盟與波蘭地方社會發展〉，石川晃弘、張家銘主編，《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臺北：書林。頁 145-174。

鄭得興，2010。〈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與歐洲認同〉，石川晃弘、張家銘主編，《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臺北：書林。頁 115-143。

#### 期刊論文

孔田平，2015/4。〈維謝格拉德集團的地位與中歐的未來〉，《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 4 期，頁 74-96。

孔田平，2020/2。〈中東歐國家數字經濟的現狀與前景〉，《歐亞經濟》（北京），第 1 期，頁 1-20。

- 孔寒冰、書冲霄，2019/7。〈中東歐研究的歷史演變、特徵及發展趨勢—孔寒冰教授訪談〉，《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頁126-160。
- 巨克毅、李玫憲，2012/7。〈國際關係折衷主義研究途徑的新思維：中東歐區域安全個案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39期，頁123-162。
- 甘逸驊，2003/7。〈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4期，頁1-23。
- 吳玉山，2006/1。〈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臺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1期，頁1-28。
- 吳志成、蔣方兵，2008/5。〈合法性視角下的歐盟東擴〉，《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天津），第1期，頁21-31。
- 李少軍，2011/4。〈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是什麼？〉，《歐洲研究》（北京），第2期，頁1-14。
- 李明，2019/10。〈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全球政治評論》，第68期，頁31-50。
- 易文彬、戴攸曄，2009/5。〈論中東歐加入歐盟的安全動因〉，《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南昌），第40卷第3期，頁17-22。
- 邱昭憲，2021/9。〈近期立陶宛與中國大陸關係變化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9期，頁8-13。
- 邵允鍾，2018/3。〈從歐盟會員國憲政危機檢討哥本哈根政治標準執行上的缺失〉，《歐美研究》，第48卷第1期，頁139-193。
- 卓忠宏，2016/10。〈移民與安全：歐盟移民政策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56期，頁47-73。
- 卓忠宏，2017/1。〈川普時代：歐盟「唯美」路線走向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57期，頁1-5。
- 卓忠宏、吳東野，2017/9。〈歐洲小國非傳統安全研究：政策與治



- 理》，《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3 期，頁 127-140。
- 周德旺，1995/8。〈馬斯垂克條約基本原則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8 期，頁 57-70。
- 胡昌智，2016/6。〈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省〉，《國史研究通訊》，第 10 期，頁 81-90。
- 洪茂雄，1997/9。〈後共產主義時期捷克的政治發展—民主化與歐洲化—〉，《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頁 13-25。
- 洪茂雄，2008/3。〈中東歐國家公投對台灣的啓示〉，《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41 期，頁 31-38。
- 姜 琍，2018/8。〈中東歐國家加入歐元區前景分析〉，《歐亞經濟》（北京），第 4 期，頁 42-56。
- 馬駿馳，2015/12。〈德國與維謝格拉德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研究—對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啓示〉，《歐亞經濟》（北京），第 6 期，頁 68-81。
- 高 歌，2014/3。〈中東歐國家在歐盟中的地位和作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 3 期，頁 51-96。
- 陳麗娟，2012/11。〈歐盟投資環境評析：以英國、法國、德國與中歐 Visegrad 集團為例〉，《貿易政策論叢》，第 17 期，頁 1-37。
- 張家銘，2022/7。〈難民援助與國家秩序：中歐國家的觀點及其啓示〉，《清流雙月刊》，第 40 期，頁 27-34。
- 楊三億，2004/6。〈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頁 49-75。
- 楊三億，2005/7。〈歐盟東擴及其對波蘭衝擊：政治經濟面向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11 期，頁 79-110。
- 楊三億，2008/10。〈波蘭 1990 年代憲政改革：制度變遷與社會學習之歐洲化過程〉，《全球政治評論》，第 24 期，頁 83-120。
- 楊三億，2011/6。〈捷克入盟前環境政策之歐洲化學習過程〉，《歐美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頁 643-672。

- 楊三億，2015/10。〈近期難民潮對中東歐國家與歐盟整合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52期，頁17-21。
- 楊三億，2017/6。〈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策略選擇與轉型〉，《問題與研究》，第56卷第2期，頁31-66。
- 鄭得興、張家銘，2013/冬季號。〈國家認同差異性下之集體記憶框架—捷克及斯洛伐克分裂後的年輕世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9卷第4期，頁115-141。
- 鄭得興，2015/3。〈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下的記憶與認同—兼論捷克歷史教科書之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1期，頁97-115。
- 劉國興，2022/2。〈立陶宛在臺美「中」三角關係中之角色〉，《展望與探索》，第20卷第2期，頁125-134。
- 劉德海，2020/9。〈不確定時代的歐洲聯盟與中國經貿關係：以德國為例〉，《WTO研究》，第33期，頁1-38。
- 賴昀辰，2018/12。〈歐盟整合理論的新發展：後功能主義對傳統整合理論之挑戰〉，《政治科學論叢》，第78期，頁137-178。
- 盧倩儀，2011/6。〈菁英—公民的「歐洲化」斷層〉，《問題與研究》，第50卷第2期，頁35-73。
- 鍾志明，2010/12。〈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經濟與安全的權衡〉，《政治科學叢論》，第46期，頁1-29。
- 薛健吾，2019/3。〈「一帶一路」的挑戰：國際合作理論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實際運作經驗〉，《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3期，頁63-87。
- 薛健吾，2020/4。〈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1卷第2期，頁1-53。
- 鞠維偉，2019/2。〈維謝格拉德集團軍事防務合作初探—從歐盟戰鬥群的視角〉，《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1卷第9期，頁141-154。

藍玉春，2009/1。〈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頁 81-116。

蘇宏達，2013/12。〈歐洲聯盟治理結構的危機與轉型德法合作能否解決歐債危機〉，《公共治理季刊》，第 1 卷第 4 期，頁 34-49。

蘇卓馨，2019/9。〈歐盟規範性權力與中國關係性權力在中東歐國家的實踐〉，《政治科學論叢》，第 81 期，頁 69-104。

### 學位論文

李元淳，2012。《波蘭十八世紀三次瓜分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吳家惠，2016。《中東歐成員國公民之歐盟認同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鮑嘉儀，2016。《歐洲統合進程：Visegrad Group 產業轉型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網際網路

2009/7/1。〈瑞典接替捷克成爲歐盟輪值主席國〉，《Sina 新聞中心》，<<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1/160018132742.shtml>>。

2015/10/13。〈周曉輝：東歐劇變時匈牙利共產黨高層的選擇〉，《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10/13/n4548979.htm>>。

2022/10/12（檢索）。〈2022 年美元兌新台幣匯率〉，《NTD24.tw》，<<https://www.ntd24.tw/美元/2022>>。

林宜萱，2020/7/21。〈歐盟 27 國領袖熬夜達成紓困協議，節儉聯盟「殺價成功」砍 1100 億歐元捐贈〉，《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8062>>。

程曉容，2018/9/28。〈東歐劇變第一國 波蘭拋棄共產主義之路〉，《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9/28/n10747812.htm>>。

## 英文部分

### 專書

- Braudel, Fernand, 1979.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Kaczyński, Piotr Maciej, 2011. *Polish Council Presidency 2011: Ambitions and Limitations*. Sweden: Swedish Institut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 Mendez, Carlos & John Bachtler, 2020. *European Identity and Citizen Attitudes to Cohesion Policy: What do we know?* United Kingdom: Glasgow.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專書論文

-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25.
- Matlak, Michał, Frank Schlimmelfennig, & Tomasz P. Woźniakowski, 2018. "Europeanization Revisited: An Introduction," in Michał Matlak, Frank Schlimmelfennig, & Tomasz P. Woźniakowski, eds.,

- Europeanization Revisit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uropean Union*. Brüssel: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pp. 6-18.
- Wesołowski, Włodzimierz, Kazimierz M. Słomczyński, & Joshua Kjerulf Dubrow, 2010. "Introduction: Identity, Trust, and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in 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Kazimierz M. Słomczyński, & Joshua Kjerulf Duerow, eds., *National and European? Polish Political Eli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rsaw: IFiS Publishers. pp. 9-28.

#### 期刊論文

- Brücker, Herbert & Philipp J.H. Schröder, 2004/5. "Doorkeepers and Gatecrashers: EU Enlargement and Negoti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6, No. 1, pp. 3-23.
- Dorożyński, Tomasz & Anetta Kuna-Marszałek, 2016/4. "Investment Attrac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Visegrad Group Countries," *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Vol. 19, No. 1, pp. 119-140.
- Epstein, Rachel A. & Wade Jacoby, 2013/11. "Eastern Enlargement Ten Years On: Transcending the East-West Divid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2, No. 1, pp. 1-16.
- Gereffi, Gary, 1996/12.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New Forms of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Among Nations and Firms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1, No. 4, pp. 427-439.
- Gereffi, Gary & Peter Evans, 1981/1.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tate Policy in the Semiperiphery: A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Mexico,"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6, No. 3, pp. 31-64.
- Haerper, Christian, Cezary Milosinski, & Claire Wallace, 1999/9.

- “Old an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Results of an 11 Nation Stud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6, pp. 989-1012.
- Hishow, Ognian, 2004/7. “Economic Effects of EU Eastern Expansio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Research Paper*, Vol. 26, pp. 1-25.
- Hooghe, Liesbet & Gary Marks, 2009/1.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1, pp. 1-23.
- Hopf, Ted, 1998/Summer.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pp. 171-200.
- Körtvélyesi, Zsolt, 2020/6. “Nation, National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Uses, Misuses, and the Hungarian Case of External Ethnic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No. 33, pp. 771-798.
- Manners, Ian, 2002/12.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pp. 235-258.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1/Winter.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pp. 47-80.
- Toshkov, Dimiter D., 2017/2. “The Impact of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n the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4, pp. 177-196.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4. “Depende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1, pp. 1-26.

Waltz, Kenneth, 2000/Summer.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pp. 5-41.

Zielonka, Jan, 2004/1. “Europe Moves Eastward: Challenges of EU Enlarge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1, pp. 22-35.

Zielonka, Jan, 2007/2.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fter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21, No. 1, pp. 162-180.

### 學位論文

Babovnikova, Margartia, 2018.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land's Newspapers: Content Analysis of Nasz Dziennik, Gazeta Wyborcza, Rzeczpospolita*. Diss.,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ödertörns Högskola, Stockholm, Sweden.

Lyszkiewicz, Bartosz Henryk, 2014.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1918 Poland*. Dis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lymouth University, Plymouth, United Kingdom.

### 網際網路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12/1. “EU-15 Countries benefit from Cohesion Investments in Visegrad Count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ru/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udies/2011/eu15-countries-benefit-from-cohesion-investments-in-visegrad-countries](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ru/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udies/2011/eu15-countries-benefit-from-cohesion-investments-in-visegrad-count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6/9. “EU Spending and Revenue 2014-202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

eu-budget/long-term-eu-budget/2014-2020/spending-and-revenue\_en>.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7/15.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Labour Force Survey) (Employ),”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lfs/data/database>>.

European Parliame, 2011/7/5. “Review of the Hungarian Presidency(debat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CRE-7-2011-07-05-ITM-005\\_EN.html](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CRE-7-2011-07-05-ITM-005_EN.html)>.

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2022/7/28(accessed). “The Best Place to Explore Trade Data,” *OECD*, <<https://oec.worl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2017/12. “Attitude to Receiving Refugees,” *Polish Public Opinion, CBOS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7/12\\_2017.pdf](https://www.cbos.pl/PL/publikacje/public_opinion/2017/12_2017.pdf)>.

Robert, Aline & Zuzana Gabrizova, 2016/6/1. “Worries Mount as Slovakia Prepares for EU Presidency,” *Euractiv*,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worries-mount-as-slovakia-prepares-for-eu-presidency/>>.

Speier, Mia, 2021/4/20. “COVID-19 and the Threat to Press Freedo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in-brief/covid-19-and-threat-press-freedom-central-and-eastern-europe>>.

Trading Economics, 2022/10/11(accessed). “Indicators,”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ies>>.

UniCredit Media Relations, 2019/1/15.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ll Maintain a Healthy Growth Pace in 2019,” *UniCredit*, <<https://www.unicreditgroup.eu/en/press-media/press-releases/2019/>>



central-and-eastern-europe-will-maintain-its-growth-pace-in-2019.html>.

The World Bank, 2021/3/8(accessed). “Adjusted Net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ADJ.NNTY.PC.KD>>.

The World Bank, 2022/4/23(accessed). “GNI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KD>>.

The World Bank, 2022/7/21(accessed).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 gross),”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

The World Bank, 2022/8/1(accessed). “Population total,”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POP.TOTL>>.

## 德文部分

### 網際網路

Kahlweit, Cathrin, 2022/3/29. “Treffen der Visegrád-Gruppe abgesagt,” *Süddeutsche Zeitung*, <<https://www.sueddeutsche.de/politik/ukrainekrieg-visegrad-gruppe-treffen-abgesagt-1.5556643>>.

## **Interdependence in Dependence: Integration of the EU with the Visegrád Group**

**Chia-mi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Yu-jie Zhao**

(Post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EU's eastward enlargement and the Visegrád Group's "return to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al dependence. Adhering to the eclectic vision and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e concepts of idea, power and institution,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the original EU-15 countries for nearly 20 years; then, the mode of action of the V4 Group since its accession to the EU in 2004, and the derived ones. Through these, it find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inevitably raises the issue of identity. Relatively speaking,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V4 countries to Europe,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n unequal dependence on the original EU-15 countries, they also present a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 —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in depend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clearer view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U's

international functioning and its integration issues.

**Keywords:** EU Eastward Enlargement, Return to Europe, EU-15, Visegrád Group,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